

翁照垣述

羅吟圃記

淞滬血戰回憶錄

紀念爲國難犧牲之同胞

翁照垣述

羅吟圃記

淞滬血戰回憶錄

紀念爲國難犧牲之同胞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初版
申報月刊社叢書第一種

淞滬血戰回憶錄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 翁照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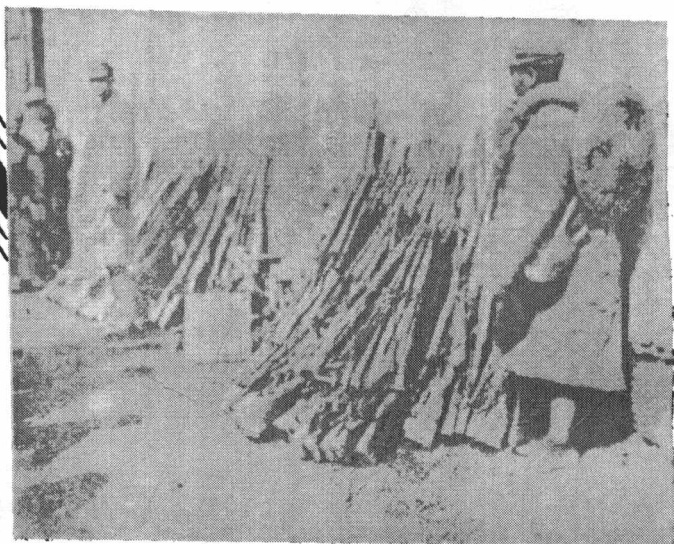
羅吟圃

發行者 申報月刊社

發行所 申報特種發行部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分售處 上海東照華德路餘慶里
各地申報分館及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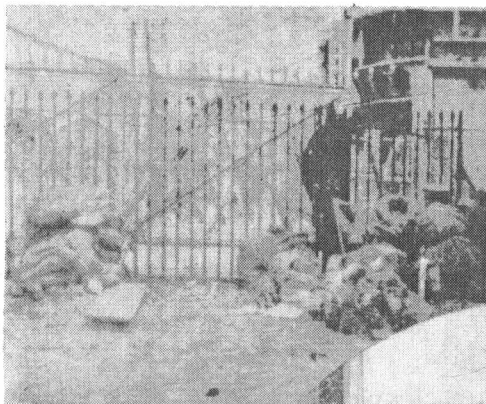


勝
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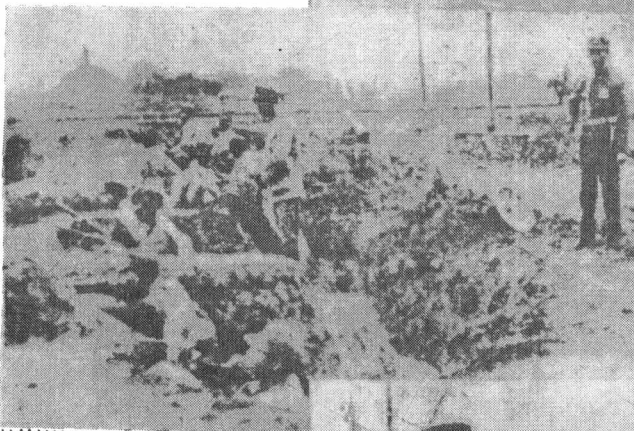


「飛機」美為我們擊傷四架（一二三頁）

我方



「打罷！
不許退
走，守住
原有陣
線！」
(一一一
頁)



「到相當的距離，我們的機
關槍和步槍便一齊活動起
來。」 (四六頁)

「充分發揮我們機關槍的威力。」
(二〇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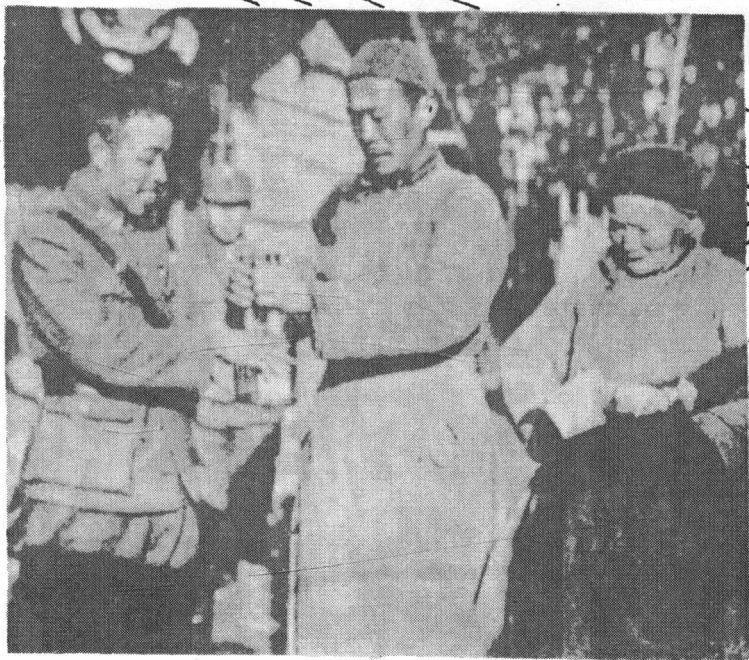
「加強工事，各守
戰。」 (七四頁)



慰勞



「許多民衆代表和個人來向我們表示極端的同情和擁護，並饋贈許多有意義的東西。」——（四一頁）



「有的竟至連話都說不出來，只是用神情來表示他的極端的擁護。」——（四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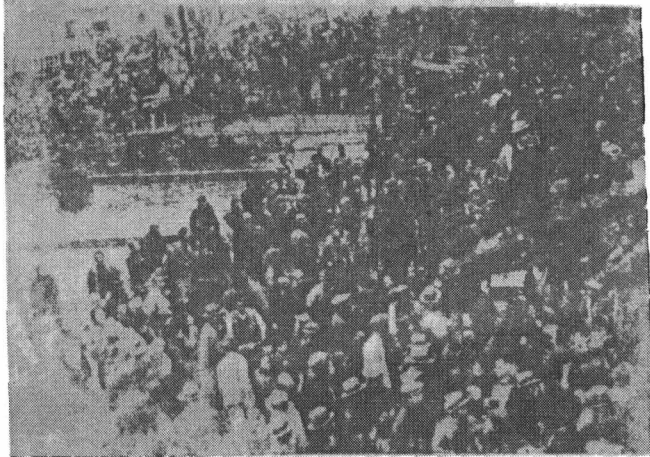
民衆

出險



避難

回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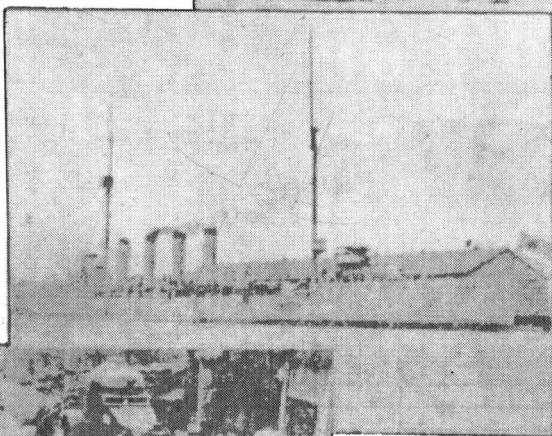


敵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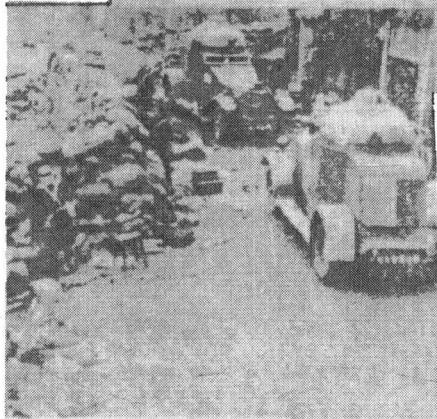
敵兵

「對於日軍裏面的兵士，將士缺乏實際的戰鬥力，這點我是看穿了的。」——（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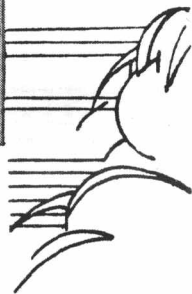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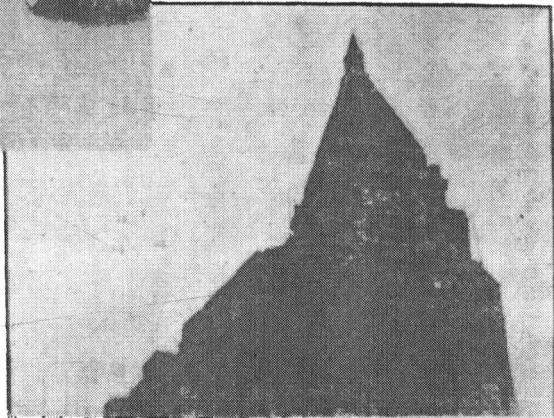


敵車

「敵人憑藉鐵甲車的活動，常幾次衝過我們的陣地。」——（二八頁）



敵機
「飛機對於一個沒有抵抗的敵人所發生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議的大。」——（三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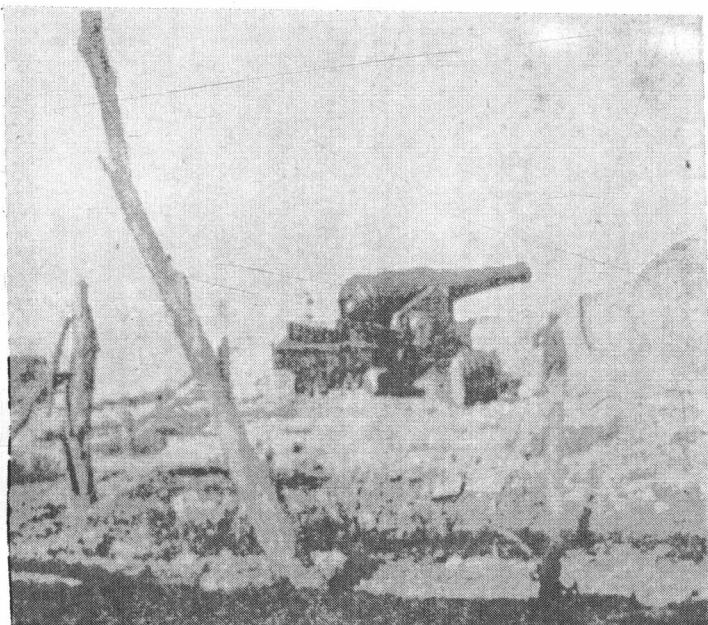
敵艦
「敵艦向我們轟擊時，我們自然亦相當還擊。」——（一〇六頁）

還擊。」——（一〇六頁）

砲台

(六三頁)

「有許多敵彈準確地擊中我們的砲台，但我們的砲台仍舊運轉。」



「喉嚨既閉，我們是無所用其客氣的，便令砲台向敵船精準射擊。」

(六二頁)



救護



隊護教會字十紅入加動自民市海上



前線傷兵救護隊

失損

「東方圖書館火燭漫
天，已成無可救滅之勢，
我國文化的寶藏無端
遭受了這樣的浩劫！」
——（三二頁）



「敵機找不到
人，在找到目標，
明顯的房層時，
亦必炸毀之而
後已！」——（七
五頁）

戰後的北
火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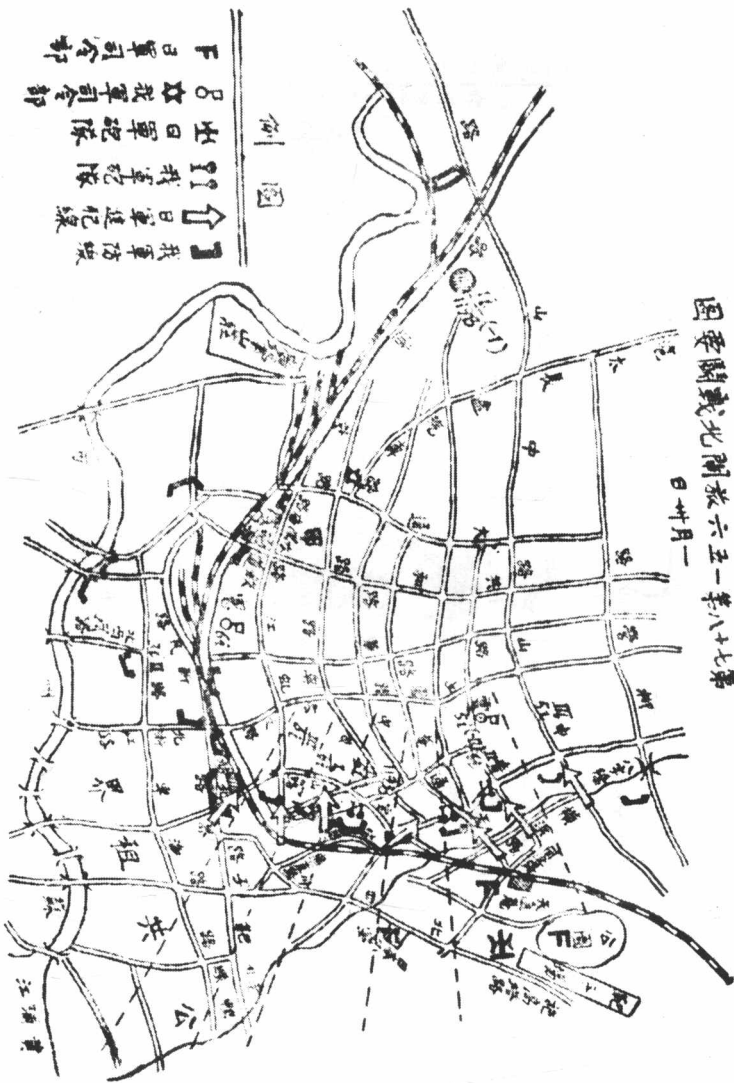


「許多房子，都
給燒剩一些碎
瓦頭了！」
——（三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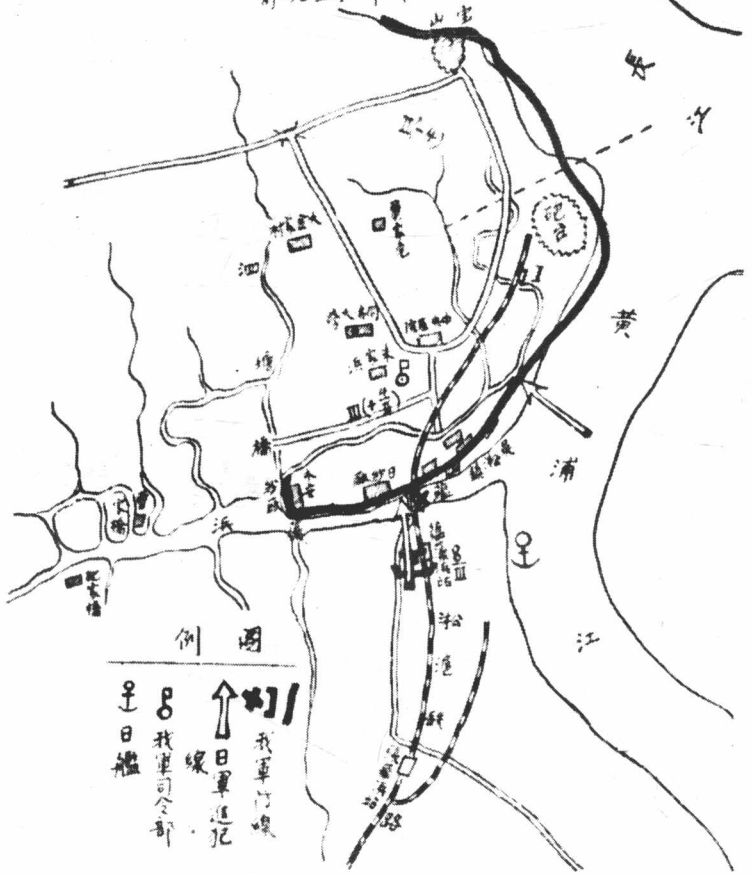
圖要關戰北開放六五一年八十七第

日十月一



第一五六旅兵松配備要圖

二十二年三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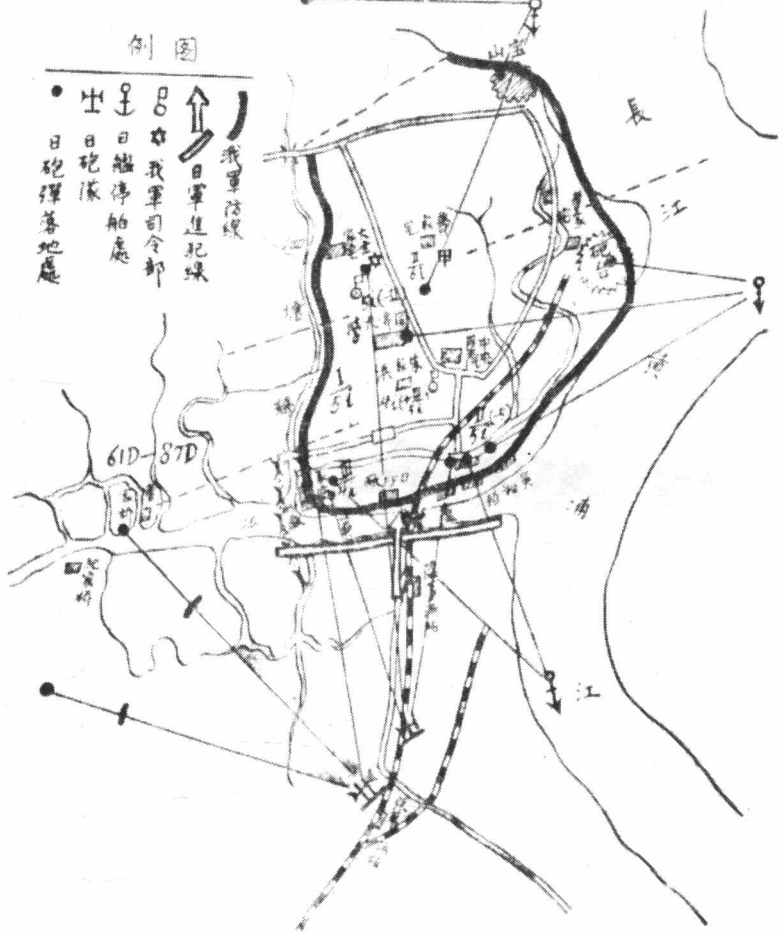
例圖

我軍進犯線
 日軍進犯線
 我軍司令部
 日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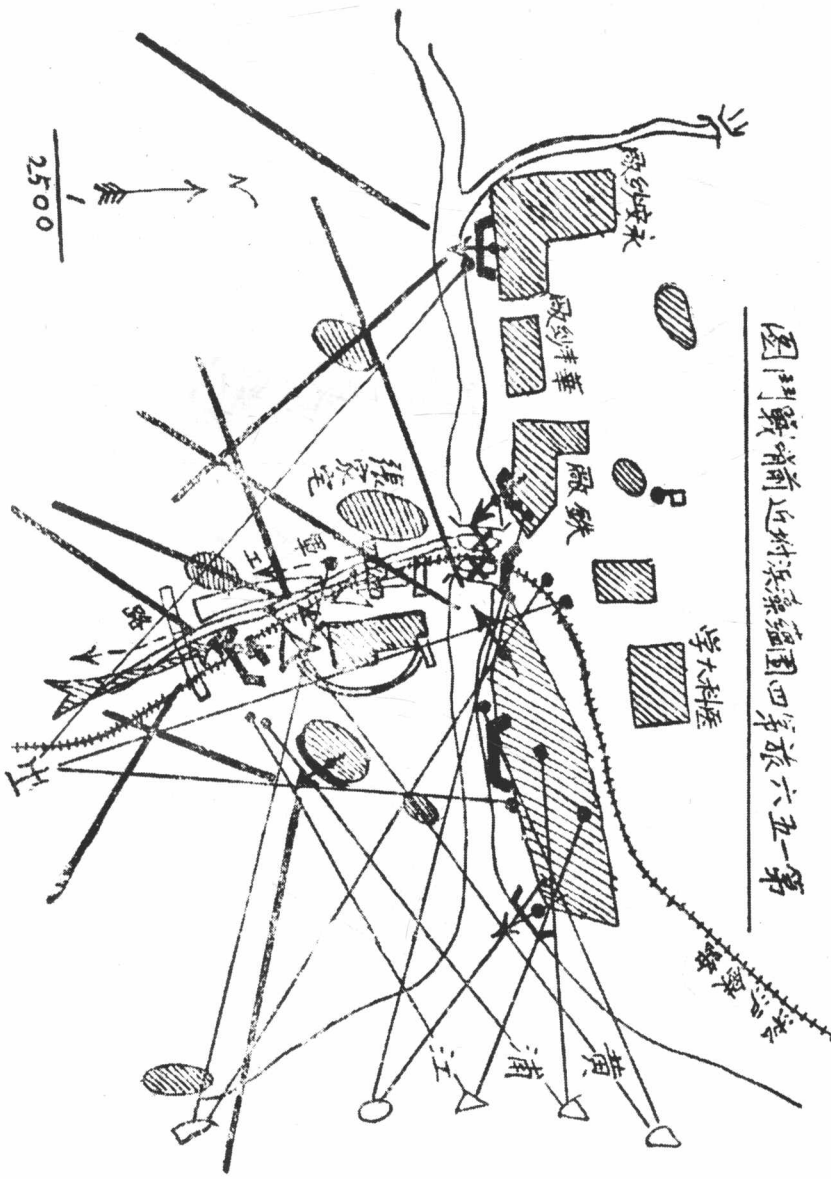
第一五六五號兵船砲台圖二日四月

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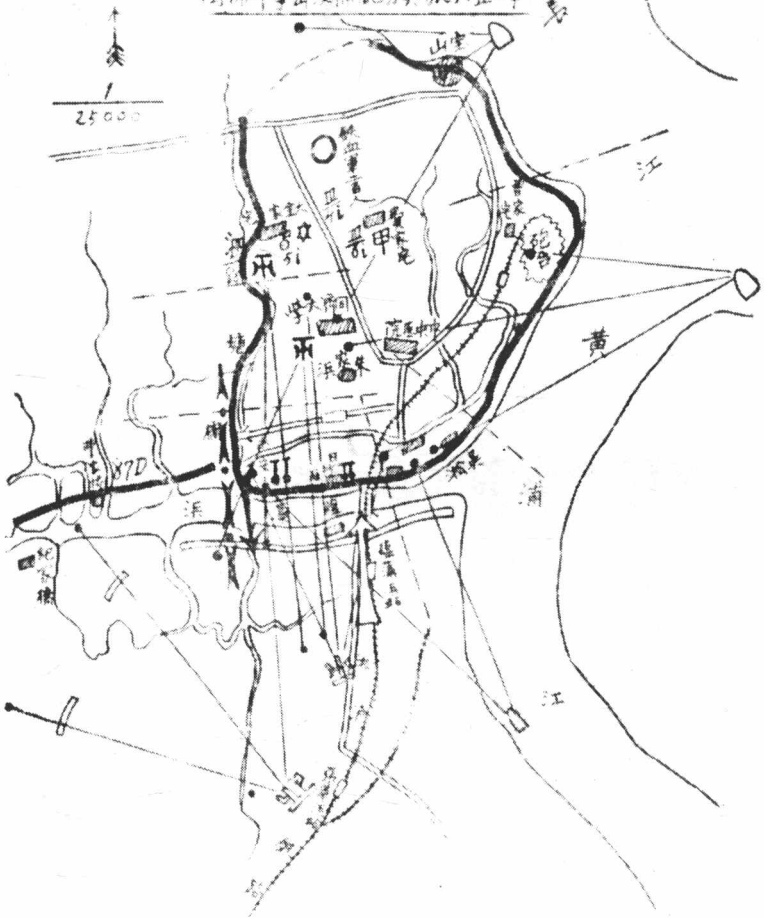
- 日砲彈落地處
- ⚓ 日艦停泊處
- ⚓ 我軍司令部
- ↑ 日軍進犯線
- ⌋ 我軍防線



圖門縣前近河渠渠圍圍四第旅六五第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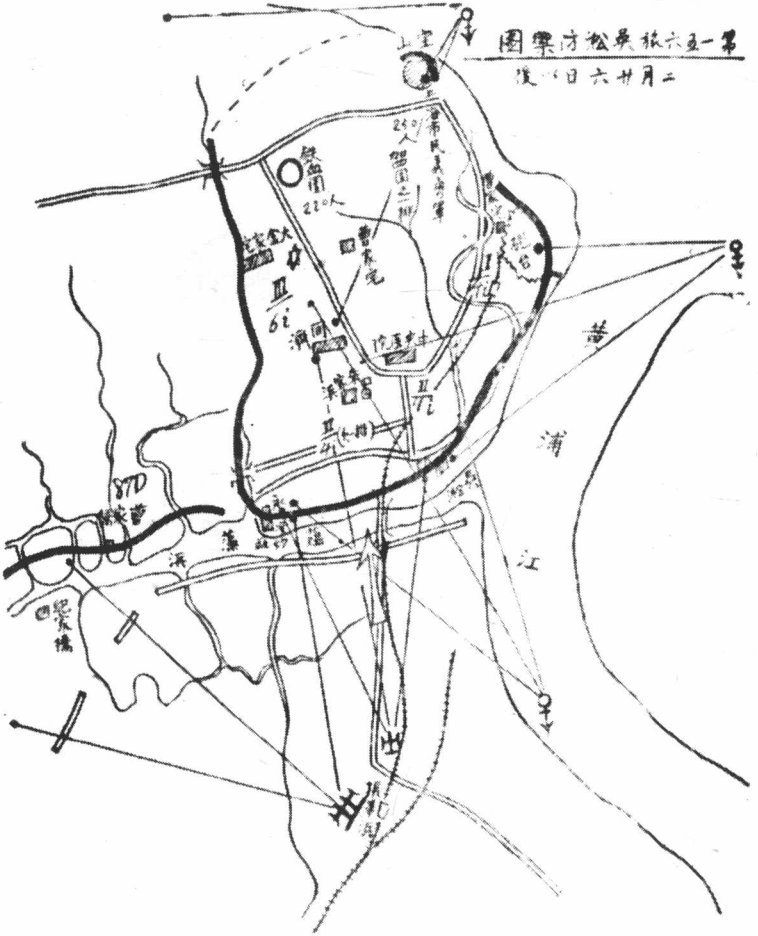


第一五六旅在配力及出擊準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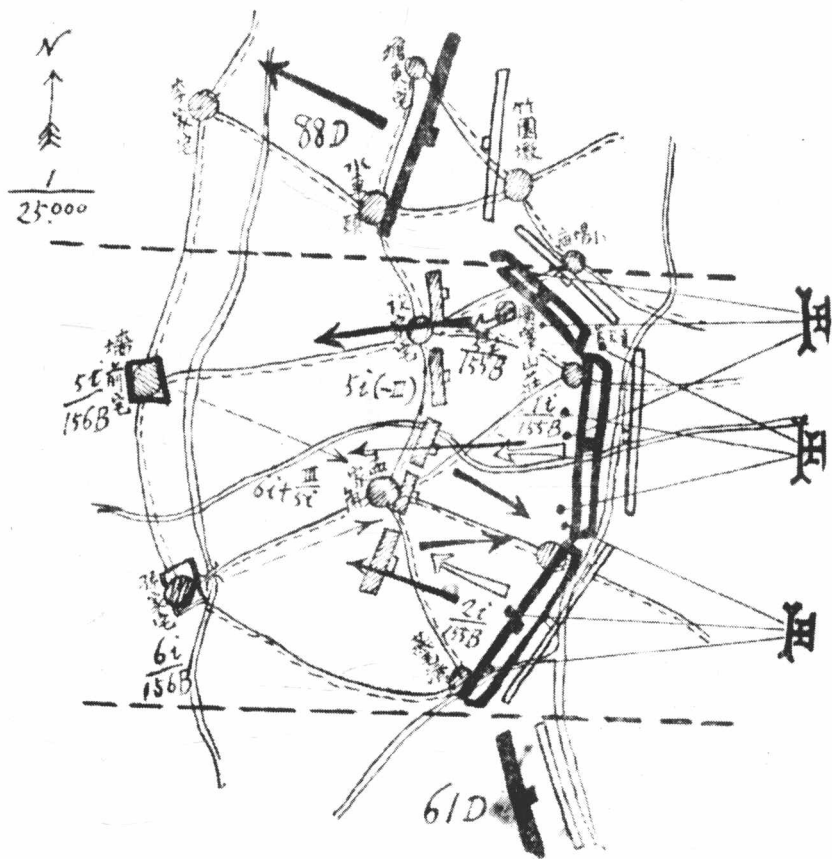


第一五六松材樂圖

二月廿六日



(甲) 圖門戰近州灣江日一月三年一十二國兩六五第



淞滬血戰回憶錄

目次

一 前言·····	一
二 戰事的醞釀·····	八
一 二八之戰·····	一七
四 停戰和停戰以後·····	三六
五 吳淞一月	
(1) 如何守·····	五六
(2) 四日之戰·····	六二
(3) 七日之戰·····	六七

(4) 紀家橋之戰..... 八二

(5) 二十日之戰..... 九六

六 三月一日..... 一一三

七 以後..... 一二三

跋

插圖目次

勝利..... 二幅 敵方..... 四幅

我方..... 四幅 炮台..... 二幅

慰勞..... 二幅 救護..... 三幅

民衆..... 三幅 損失..... 四幅

淞血戰回憶錄

淞戰月餘中，翁旅長逐日有簡單筆記，戰事既終，各方來函詢問戰鬪詳情者，日必數十起，殊難一一細覆，翁旅長因囑鄙人根據其筆記，並參照當日陣中日記，草爲新篇，間有文字失檢，或敘述未妥之處，概由鄙人負責。——羅吟圃

一 前言

戰爭是人類的恥辱，是和平和建設的破壞者，是殘暴的大規模的屠殺；玷污了人類的情感，惡化了人類的思想，使整個的世界陷入於恐慌殘酷的境地中，這都是我們從非戰論者的口中所常聽到的話。

這種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極有理由的，求生是人類共通的慾望，誰都不願意死亡，更不願意爲他人所殺戮。我們亦希望世界有永遠不再見到像戰爭一類的事情，大家在美好和平的地球

上創造新的快樂；使地球成爲更可眷戀的所在，使生命成爲更有價值的東西，不分種別，不較強弱，熙熙攘攘，天下一家。我們亦不以爲這祇是一種理想的話，人類是會有一天進化到這種高尚優美的程度的。

不過這還是很遠的將來的事。

在我們生活着的現世界裏，戰爭還常是一個不速之客，我們不得不時時準備着戰爭的突然的襲來，不得不時時準備去應付這種無可避免的慘酷的事實。我們是積弱的民族，是被壓迫者，是一個弱國的國民，是在列強積極侵略政策之下，反抗着，掙扎着，以求解脫的民衆。

我說我們不得不時時準備去應付這種無可避免的慘酷的戰爭，就是因爲我們是積弱的民族；強者用戰爭爲最有力最末後的掠奪手段，我們若是不甘屈服，便不得被迫而採取正當的自衛，因之我們便無可避免地捲入了戰爭的漩渦。我們即使是最安本分最愛和平的民族，即使絕對不願意戰爭的來臨，但戰爭終於要慘酷地來踐踏我們；因爲我們是魚肉，野心者時時都想來宰割。

戰爭雖則是恥辱，但屈辱於槍尖砲口之下而不敢反抗的更是恥辱！和平雖則是可貴，但爲正義而戰爭，比和平還要可貴萬倍！我們也反對戰爭，但對於自衛的行動，卻以爲是最大的光榮！親愛的中國同胞！愛和平是我們的天性，但一百年來，我們亦已經過了好幾次的國際戰爭了；我們總是任人凌辱，任人屠殺，任人劫奪！我們中國戰爭的慘毒是如何的重大！但我們將怎樣去取償呢？我們從戰爭所失去的健康和富裕（我所指的是對外作戰）我們中國人是不應該加，但亦只有戰爭才能恢復我們的健康和富裕（我所指的是對外作戰）我們中國人是不應該專憑空口講和平的，和平根本就不是我們眼前的需要，在一個被任意壓迫任意屠殺的國度中講和平，那只是懦弱無恥的表現罷了！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平等，我們要正義，我們要做成堂堂皇皇的中國人，在公共的地球上俯仰無愧；倘如非戰爭不足以達到這個目的時，我們亦只有被迫而採取這種暴烈的手段！

戰爭，戰爭，自衛的戰爭，光榮的戰爭，正義的戰爭，自由的新中國，將賴你以創造！

淞滬戰事至今，轉瞬已是數月了，從戰鬪的開始至協定的簽字——以至於現在，我們的熱

血，無時不在沸騰着，而以未曾戰死沙場爲大憾。我們嘗爲民族的生存與領土的完整，犧牲血肉之身，與無理的敵人周旋逾月。在我們是一種出乎天性的愛國愛族的衝動，一種維護公理和正義的熱誠；這種衝動和熱誠，使我們能奮不顧身，以死爲榮，而造成此可泣可歌之戰役。我們雖則亦了然於成敗利鈍之數，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戰，以祈戰死的精神去衝鋒陷陣，省得活張着眼睛，看國土主權讓人家分裂蹂躪。我們完全忘卻了自身的生存；自己的靈魂，已潛合在整個民族的大靈魂裏；我們的生命永不會消失，如其民族的靈魂長放着自由的光輝。我們爲民族的靈魂銳厲的呼聲所喚起，接受了最嚴重的吩咐，所以會去灑熱血，拋頭顱，企求在敵人的鐵蹄下，爭奪牠垂亡的命運。韓光第將軍嘗知道這樣去戰，馬占山將軍亦嘗知道這樣去戰！

在戰爭已成往事的今日，我們追懷起那月餘的奮鬥，更使我們堅抱了一個偉大的決絕的犧牲的志願！國運復興的要求，民衆熱烈的擁護，士卒犧牲的決心，這些教訓與啓示，在我們心中交織成堅韌的意志，使我將準備以更大的力量和更大的犧牲去正視敵方猙獰的面孔！繼續準備，繼續犧牲，這是我們眼前應該高呼的口號；一百年來積弱不振的中國，決非一次小小的戰爭

所能使之興起，我們應該準備去對付更多的決戰，更大的決戰！眼前的犧牲算得了什麼？死得幾多人？焚燬得幾多房子？我們一起蒙了幾多損失？在國際的戰爭中，這算得一回事麼？這樣的戰爭，不應把我們震撼！更多更大的戰爭還在後頭呢？爲求中華民族的自由與平等，我們還得準備去付更多更大的代價！這個小小的戰爭決不是最後的一次，而只是長期爭執的開端。我願意向我們一切親愛的同胞們一再陳明，我們以前從戰爭失去的，以後亦只有從戰爭才能夠取回來！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希求的是中國的自由和平等，這是一件價值極高的東西，不能略付些微的代價就可以拿到手來的。我們犧牲了多少，獲得到的亦是多少；所以我們應當準備更大的犧牲，去獲取更高的代價。我們要從這個小小的局部的爭鬪，學習得來應付真正的大規模的國際戰爭的能力。我前面說過的，我們是弱小民族，是被宰割者，戰爭是我們前途所將常迎面的東西。

戰爭的結果，在事實上，我們是失敗了；但這是我們早就料到了的！明知祇有失敗而仍不得不與強敵相周旋；因爲這是我們對於人類對於國家的義務上所必須盡力的。失敗使我們慚愧，但決不使我們懊悔。在這失敗裏面，是光榮的犧牲，是純潔的忠貞，是中國靈魂幼弱的試啼。失敗

使我們慚愧，但我們卻因而獲得民衆的同情與擁護！這個失敗是我們將來成功的開端，我們因而增加了直前無慮的勇氣和再接再厲的決心！失敗，這亦決不是最後的一個，我們還得再經過三次五次的挫折；但這是階梯，是走向成功的高台的步級！失敗，失敗，失敗之後跟着的是成功，是中華民族的解放，是光明的生活和自由的存在！我們雖然因為這回的失敗而覺得愧對親愛的同胞，但我們繼續不斷的努力，將以更大的犧牲，贖回以前的罪過！在這回的戰爭裏，我們從戰事所損失的，和從戰事所獲得的，我不知道那一方面比較的多。但我相信在精神上，我們是勝利了！至少至少，我們覺得我們嘗爲民族的生存而戰，嘗爲人類的正義而戰，嘗以最高潔最純正的動機去犧牲！在物質上，我們的確是蒙了損害，但在精神上我們是踏進一步了！

民衆熱烈的同情和實力的擁護，是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教訓。民衆使我們明瞭自己對於國家的責任，催促我們走上光榮的道路。民衆不單擁護我們，使我們有力量去作戰，並且啓示我們以戰爭的意義和價值。這次的抗戰，所表現的完全是民衆的力量；是民衆的力量，借着軍隊的武器去表現，這是我們認識得非常清楚的。民衆方面的慰勞，接濟種種物質上的援助，固然與我們

以極大的鼓勵，而尤其是他們在悲憤充塞，呼籲無門時，所發出來的慘厲的呼聲，更使我們覺得只有戰死沙場才能慰解他們的慘痛於萬一如其道回的血戰有些微的功績可言，則這光榮的冠冕，還應該戴在民衆的頭上。那些在戰場上喋血化泥，殘身斷臂的戰士，都是受命於民衆的忠僕，他們的戰是爲民衆，也只有民衆才能使他們戰！

生爲現代的中國人，別的都不如人家，只有「光榮的死」的機會是比別人多些！不平等的國際地位要求我們去死；不自由的民族生命亦要求我們去死；我們只有用死去爭取自由和平等，這死亦便是光榮的死，是我們所追求的。數千殉國的戰士，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了！我們不覺得悲傷，只覺得羨慕。他們死得真光榮，他們的生命已寄託在整個的民族生命裏面而長存了！他們碰到了「光榮的死」的好機會，這是他們的幸運。我們活着的，只有追蹤他們的血跡前進。中國的命運，決不是死了幾千幾萬人的性命，便可以完全挽回來的，我們死的機會還非常多，只要我們都有決心去成爲「光榮的死」的隊伍裏的一個。

下面所記的，是我們在淞滬作戰月餘所經過的概略。當時只嘗將每日的事件，用簡略的字

句記下來，現在偶一翻閱，便覺當日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我也願意把牠較為詳細地敘述出來。有許多人寫信來垂詢當日作戰的經過，現在看了我們的敘述，亦許可以明瞭多少。在敘述時，軍長的決心，各位師旅長的膽識和諸戰士的勇敢堅強，都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

廿一年六月五日無錫。

二 戰事的醞釀

這一次戰事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衝突所引起。我們爲明瞭戰事的責任起見，不能不將戰前醞釀的經過說一說。

日本的軍閥，爲積極完成其所謂大陸政策的好夢，不恤破壞國際盟約，拂逆世界輿論，在去年九月十八日，對瀋陽開始作武力的佔據，並繼續展佔至東北三省。在事實上，東北全部的土地，老早就在日人的掌握之內，日軍什麼時候發動，便可在什麼時候佔領，不過在他們未實行軍事佔領以前，中國的許多人民都還不十分驚覺罷了。若說東三省的「失」是失自九一八以後，這

倒是表面的觀察。去年照垣從歐洲回來，經過瀋陽長春許多地方，在悲憤感慨中逗留了兩三星期，當時就覺得東北還用着中國的郵票印花而外，在實際上，已經是別人的了！所以東北的不抵抗，也許是抵抗的不可能！但這卻增加日本軍閥的驕傲和輕率。把中國的軍隊完全不放在算盤上。上海的突然的事變，一半亦是這個原因。假使當初日本的軍閥，知道中國的軍隊居然亦能夠和他們對抗逾月，居然亦能夠給他們以嚴重的損失，他們是絕對不會來嘗試的。在他們的初意中，中國的軍隊一定開槍色變，見敵即逃；只要略為恐嚇，便可以使中國的隊伍棄地而遁的；所以當時日海軍陸戰隊的司令鹽澤少將，便有四小時內佔領閘北的豪語；雖則後來一直戰到四百小時後，也不會進佔我們一寸一尺的陣地。

上海的事件，顯然是因東北而起的。他們想在我們全國的經濟中心，給我們一個嚴重的打擊，使我們更沒有力量去顧到東北這種舉動，在性質上，和他們在天津福州汕頭等地的恣意挑釁，有着同樣的意義。對着我們示威，給我們以牽制。其次呢，閘北似乎是一個天然的日本租界，所以他們不恤進一步為武力的佔領，步武於他們在東北之所為。這完全是日本軍隊慘淡經營的

一貫的侵略政策，只看他們在市政府苦心孤詣委曲求全地接受了他們的極端無理的要求之後，還繼續做出一月二十八夜的暴行，就可知道了！所以在國際的觀聽上，誰是肇禍者，誰發出第一顆子彈，誰應該擔負戰事的責任，已經是一件很明顯的事。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十九路軍還在江西進行剿匪的工作。這個消息到達之後，從第二天起，我們便提出「團結一致，打倒日本」的口號。這個口號，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天天的喊着，在出操時，在集會時，在一切訓話的場合時。我們一天到晚，耳邊都充滿着這個激昂憤怒的呼聲。這個口號漸漸地成爲我們一切願望的中心，漸漸地成爲我們唯一的使命；一直到十九路軍被調來京滬綫上，我們抗日的情緒更加高漲，決心亦更加堅定，因爲種種迫近的可悲可痛的事實，不斷地給我們以不可言喻的激刺。若不是敵對的行爲忽然在上海發生，我們中間是會有許多人因良心的催促和熱血的鼓盪而向東北走去的。我不相信有一個中國的國民意識到日本人對我們這樣的侮辱，而能夠不憤慨萬端！而且我們又是軍人，背負着特殊的責任的。

十九路軍調到京滬綫以後，七十八師被指定擔任淞滬的衛戍。淞滬的衛戍本來由稅警團

擔任，七十八師到後，才將南市和吳淞的防務移交一五五旅的一二兩團。開北的防地暫時仍由稅警第一團擔任。一直到一月四日，我們才奉到軍長的命令，轉令駐太倉的第六團前往接替。第六團於八日全部到達開北大場一帶，並將防務接替畢。我們的旅部——一五六旅——本來是在嘉定的，亦於十日移駐大場。十一日奉師長命令，將淞滬一帶警戒駐地從新區分：鐵道以南，歸一五五旅擔任警戒（鐵道屬之）；鐵道以北，（由暨南大學北端起）及瀏河、吳淞，歸我們這一旅。當時即派第四團擔任吳淞寶山的警戒，第五團仍擔任嘉定和瀏河，第六團仍留駐開北大場原地。第四團於十四日上午完全到達並接替配備完畢。

在這時期，日本藉口於中國民衆的抗日抵貨運動，以逐步加緊的高壓政策，極力向中國政府和民衆挑釁，以爲軍事發動的引線。中國的民衆，這時正因爲東北事件的日趨嚴重化，悲憤填胸，對日人激起空前未有的惡感。中日的衝突，在日本人也許以爲中國的軍隊決不會抵抗而假定其不會發生，但在我們則早已感到這衝突的必然性；至少是從一月十八、十九兩日以後，我們便料到衝突的不可避免了！但我們這時卻還都抱着冷靜鎮定的態度，聽候政府的交涉處置。

日本的第一個步驟是浪人政策，利用浪人不法的行動以挑起釁端，以後便用政治力量來恫嚇，恫嚇不遂時，便採用砲艦政策，務達其所欲而後已。他們一方面既由日領向市廛提出五項無理的要求，一方面由他們的海軍司令官，在報上公佈「如上海市長對於日領的要求，不予以滿意的答復，並不將五項要求立即實行時，則海軍司令官將採取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帝國之權利利益」的文告，同時他們向國內增加援兵，以為積極作戰的準備。在這個恐怖周流戰雲密佈的當兒，我們對於敵方積極的壓迫行動自然非常注意，同時亦惟有積極的準備對付以防萬一而已。軍長在這個時候便已下了犧牲抵抗的決心。

二十三日的午夜，我們接到師長轉下軍長的極密令如下：

- 一、據報日方現派大批艦隊來滬，有向我政府威迫取締愛國運動，并有自由行動之企圖。
- 二、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軍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
- 三、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擔任虬江鐵路以北至吳淞寶山之綫，扼要佔領陣地。
- 四、七十八師第一五五旅擔任京滬鐵路（包含鎮江）以南至虹橋曹河涇之綫（南市龍華之圖在原地）扼要佔領陣地。

五、吳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隊固守。

六、鐵道地隊及北站之憲兵營，歸七十八師第六團團長張君嵩指揮。

七、丹陽六十師之黃團，限明（二十四）日開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餘沈宅各師爲總預備隊，在原地候命。

八、各區警察及保衛團，受各該地高級指揮官之指揮。

同時師長的命令如下：

一、第一五五旅旅部必要時移至北新涇；雲團照原位置，謝團即行調駐北新涇，虹橋楊團集結於真茹。

二、第一五六旅旅部仍位置於大場；鍾團應死守吳淞，丁團集結於大場，對江灣特別注意，并派隊擔任瀏河之警戒；閘北帶團，應以機警靈敏之處置，應射擊面之敵，如戰鬥開始，各就駐地，擇要佔領陣地，努力撲滅敵人。

我（照垣）接到軍長師長的命令後，即下命令如下：

一、第四團在吳淞寶山一帶地區，構築強固工事，而死守之。

二、第五團除留一連在瀏河擔任警戒外，其餘即集結於大場，並派出一營進駐江灣附近，對該方面嚴密警戒。

三、第六團在大場之兩營，務推進至閘北，扼要佔領陣地，嚴密戒備，其餘遵照命令辦理。

除第四第五兩團遵照上令配備警戒外，第六團團長張君嵩的報告如下：

一、.....

二、各部到達後，即在開北京滬線北站起，沿淞滬路之寶山路、虬江路、中興路、天通庵路、青雲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橋止，築防禦工事，並預定該地帶爲第一抵抗線，由會豐路至宋公廟路之邊，爲第二抵抗線。

三、開北之警察及保衛團已聯絡妥當，並飭在海地前擔任警戒。

四、憲兵仍令固守北站；鐵路砲隊則飭其在原地準備候命。

從上面的命令中，可以知道我們當日早已對於我們的壓迫者下了抗戰的決心，並且迅速地在作應戰的實際準備。我們雖則絕沒有先開戰端的企圖，但我們卻清楚地預料到有一天會被迫而採取自衛的行動。在幾次的軍事會議中，我們都表現了一致的精神和決心，不屈不辱，抗戰犧牲。我們對於日人的橫暴無理，憤怒和憎惡已到了極端；在激烈的會談間，我們都雄心勃勃地，想給日軍以一種嚴重的教訓。下級的官長和士兵們，更因爲種種積極備戰的工作而興高采烈；在他們的心裏，簡直是在盼望戰事的來臨，好一洩他們的悲憤。「我們有什麼面目去對民衆呢！」他們長是這樣說。在這班經過長期的苦戰生涯的戰士們看來，不立刻和日軍痛打一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們甚至於暗地裏在鄙夷高級長官的懦弱！戰鬥在他們是家常便飯，這回的對方又是他們所最痛恨的日人，更足以鼓勵他們新鮮的活力而覺得躍躍欲試。在我個人方

面，日人的橫暴和國人的冤抑，都給我以同程度的激勵。我記得有一次，我停留在一家旅館裏，我穿的是軍服，但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有一個侍者用責問的語氣向我說：「你們爲什麼不去和日本打仗？」我當時沒有法子回答他。在火車上，我亦碰過同樣的事：車上的侍者來和我攀談，他說中國的軍隊不好，自己打自己倒是兇得很，一看見日本人就像老鼠見了貓，完全不中用。後來他亦一樣的問我，爲什麼不敢去和日本拚一拚？在碰到外界的朋友時，亦時常聽到同樣的話，一直到後來，我竟不大敢穿軍服在外面行走。我們的許多同僚都有同樣的經驗，心裏都是說不出的氣悶。士兵們在外購物時，亦時時給民衆冷落，使他們想和日軍拚命的決心一天切似一天。所以後來開火之後，他們能以前此未有的勇敢去作戰。

閩北的佔領，在日人方面似乎是既經決定的計劃，非達到目的不可的。日本人以爲在上海民氣激昂之下，上海市長大概不會接受他的要求，他們的軍事發動便將有所藉口。後來條件接受了，他們卻又節外生枝，說是日軍對於閩北情形，極覺憂慮，因該處日僑衆多，決定派兵到該項地區，維持法律與秩序。倘如日軍當局，真的擔心於居住閩北的日僑，則這時通告日僑，移住租界，

正是極應該極便當的事，斷沒有不顧別國領土主權，擅自派兵至其僑民所在地以爲保護之理。況且實際上，在日軍當局發出該項通知與佈告時，閩北的日僑早已搬遷一空了！日本軍事實局發出將派兵佔領閩北及希望中國軍隊自動退至鐵路以西，撤除該地佈防的佈告時，是晚上的十一點鐘。（吳市長在十一時廿五分始接到該項佈告副本）這裏面的用意是極明瞭的就是恐怕中國的當局，一例的接受他們的要求，使他們沒有進兵佔領的機會。所以該項佈告發出後，約莫一點鐘的光景，他們事先佈置好的隊伍一齊發動起來！他們顯然是斷定中國的當局會接受他們的要求，而不願我們有考慮的時間和推遲的機會。所以以後的有力的抵抗，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而使他們驚惶失措，進退狼狽。

對於日軍當局的驕悍輕率，橫暴無理，原無加以駁斥揭穿之必要，因爲我們倘能抵抗時，便無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能抵抗時，只有退處於敗亡之境，不願抵抗時，則只有屈辱於淫威之下。簡言之，是非在乎實力，槍炮響於言語而已！我們的自衛能力如其不可輕視時，人家亦決不敢派兵來我們的領土內保護他的僑民！

我們與其徒然痛恨敵人不如反而求諸自己！

三 一月二十八夜

因為知道日本軍事當局積極圖謀進犯，所以我們亦在各個扼要的路口，佈置防禦工事，直至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兩方對峙的形勢，已到了劍拔弩張的時候了！這似乎給大日本帝國海軍陸戰隊的莊嚴以一種侮辱，中國的軍隊，竟敢作抵抗行動的準備！在上午九點鐘時，橫浜路左近的日本小學校，調來了二百幾個海軍陸戰隊和我們對峙着，江灣路的日軍司令部附近，亦有日兵四五十名，機關槍三挺，向我江灣方面警戒。同時我們亦加緊注意事態的變化，因為在這兩日間，日本當局嘗一再聲明將採取所謂「必要的手段」以實現他們的五項要求。

但是，在這個時候卻來了一個大轉機，把我們腦裏所預備去接受的一場血戰的幻影都一掃而光了！在下午三點鐘時，我剛接戴司令的密電：

一、奉參謀部長朱，軍政部長何感午電開，統密查上海關北一帶防務，已令派憲兵一團，即日開往擔任，所有該地之警

七十八師部隊，著即移駐真茹、南翔，希將辦理情形具報爲要。又淮甌吳谷司令，感午電開，已派憲兵第六團，准於明（二十七）日晨到滬，接防各等因。

二、第七十八師第六團應即遵命將閘北一帶防務，移交憲兵第六團接收，俟防務交替完畢，即移駐真茹或南翔附近。我當時接到上項命令後，即轉飭第六團團長張君嵩遵照辦理，張團長當時打電話給我：

「旅長，我們給調開到真茹去麼？」

「是的！」

「哦！」

「哦！」

雄心勃勃的張團長顯然有些憤慨，如其這是一封進攻的命令，我相信他一定噙噙地大笑的。但這時日軍進犯的企圖卻更加明顯了！日軍司令部附近的警戒更加嚴重，配備了五輛鐵甲車和三十幾輛馬達自由車，具備進攻的姿態。寶樂安路口亦置有機關槍四挺，武裝馬達自由車十餘輛，士兵三四十人。同時日本小學的海軍陸戰隊亦增加至三四百人，日僑紛紛從閘北區域搬出；租界當局亦因覺察事態的嚴重而於下午四時宣佈戒嚴。日本的便衣隊等更東奔西逐，到

處出現。這時只消任何方面先發一槍，便可以造成全部的激戰了。

有人以爲倘若憲兵第六團能於當晚趕到接防，則戰事可不致發生，這是錯誤的。午夜進攻，佔領開北，這是日本軍事當局的既定計劃，必須執行的。無論當之者爲十九路軍或憲兵團，戰事都是免不了的，除非我們屈服不戰。當日午後八點鐘時，我接到張團長的報告，說是憲兵第六團已有一營到達真茹，一方面因爲接防時間太晚，一方面又因爲憲兵兵力不敷分配，已經用電話商定明（廿九）日拂曉開來接替等等。我便令張團長要繼續嚴密警戒，不要因爲快要換防便疎忽起來；實際上，這時兩軍間的空氣已是非常緊張。張團長當時一方面在準備移交，一方面仍在施行嚴密的警戒。午夜事發以後，士兵能夠沉着應戰，愉快勝任，實有賴於張團長之佈置得法，自然亦有賴於他的勇敢。

日本圖佔開北的野心，果然已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候：晚上十一點時，我接到戴司令的電話，說是據報日軍有佔據開北的企圖，將於晚上向我軍施行攻擊，囑我轉飭部屬，嚴密戒備。我這時雖尚未見到日軍司令「派兵護僑」的文告，便早已判斷日軍今晚必有所動作了。我接戴司令

的電話後，便由參謀主任下通知如下：

一、據報今晚敵有佔領我閘北之企圖。

二、本旅決在原地固守，如敵來犯，即以全力撲滅之。

三、第六團應即進入陣地，嚴密戒備。其他各團，應在原地準備。

十一點二十分時，張團長用電話報告已遵令依原來配備，飭各營進入陣地；另飭第三營長吳履遜，派兵一連，防守寶山路，協同駐北站的憲兵第一團之一連，及鐵道砲隊，固守北站，爲我軍左翼的據點。並說日軍已經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車站一帶集合。我當時告訴他說：

「好好的準備，機會快來了！」

「哈哈，機會快來了！」

我知道這時他是滿心高興的，只恐日軍不肯先啓戰端。

十一點三十分時，忽然，在靜默而又緊張的空氣間，聽到一陣極清亮的步鎗聲，接着便聽到密如聯珠的機關槍聲……立刻又接到張團長的電話。

「日軍已開始向我們攻擊了！他們由虬江路，廣東路，寶山路，橫浜路，天通庵路，青雲路等處，用鐵甲車掩護，向我們這邊衝過來……」

「打罷！不許退走，守住原有陣線……」

這便是戰鬥的開始！

我一方面令第六團奮勇作戰，絲毫不可示弱；一方面令第五團準備增援。

在戰事未發動以前，我亦嘗考慮過，我們的戰鬥力是否能夠和日軍對抗？我的結論是「能，如其我們能排除了自餒的心理」！我歷次對我的部屬訓話，都和他們說明日軍的如何不足怕，如何虛有其表，意思就是在排除他們懼外的成見。我們每天早晚都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的口號，亦是在養成自己的氣餒。我在日本住過好幾年，並且在他們的士官學校畢了業，對於日軍裏面的兵驕將悍，缺乏實際的戰鬥經驗諸點，我是看穿了的。日本士兵以能喫苦耐勞名於世，但在這一點上，若和中國的士兵比較，就差得遠了！日本士兵是知道某種事項爲勞苦而努力去忍耐，我們的士兵則是長處於勞苦之境，把勞苦二個字的意義都忘記了。我雖然亦嘗想到戰事的終

局，我們總非失敗不可，但我又想到在中日一切的爭端的總結中，我們將無疑地得到最後最大的勝利，眼前雖則戰敗，卻是向最後的勝利前進了一步（我是一個積極的樂觀者）何況我們是處在一種成敗利鈍生死榮辱都不暇計及的境地！

戰爭約莫開始了半個鐘頭，突然的激亂漸歸於鎮定，槍聲一陣一陣的加密。這時大部的日軍，用鐵甲車數架掩護，由虬江路，寶興路，廣東路等，向我們正面的陣地進攻；橫浜路，天通路，青雲路等處的敵軍，約莫六七百人，亦用幾架鐵甲車掩護，向我們陣地衝鋒；來勢俱非常之猛。在這時候，日軍的確是勇敢非凡，他們跟在鐵甲車後面，不慌不忙的前進。但這是因為他們還不嘗喫過中國軍隊的虧，以後他們在前進時，便不敢和這次一樣的，毫無戒心了。

我們的士兵是初次看見這種威風凜凜，式樣整齊的敵人，他們眼裏放着光彩，如像獵人發見美麗的鳥。碰！碰！撲撲撲撲撲撲……這是他們日夜所高呼要打倒的敵人，這是侮辱我們的國家，欺凌我們四萬萬同胞的敵人，這敵人就在目前，還預備來屠殺我們自己，預備來佔領我們的土地。殺！殺！殺！殺！殺！殺！一陣喊聲，一陣槍聲，撲撲撲撲……一陣機關槍聲，眼看着舉措張皇的

敵人，一個一個的倒下去，倒下去……

鐵甲車在突停了一下之後，又衝進來了！五十碼了，三十碼了！手榴彈像雨一般的飛出去，在一陣巨響震耳和灰塵飛騰之後，鐵甲車回轉了頭了！驚慌無措的敵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走，撲撲撲……機關槍又活躍起來，從左邊掃到右，又從右邊掃到左，一剎那，除了錯錯落落落地橫着許多敵人的屍骸外，什麼都沒有了！

在這一次，我們在報告上寫着道：

「斃敵三百餘人，傷數百人……」但我們還未嘗捉住他們的鐵甲車，只把他們炸傷了兩三架。

這是我們和日軍初次的「嘗試戰」！我們最大的發見是自己的士兵的不可思議的勇敢，和敵人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懼怯！在這初次的戰役中，我們便產生了好些勇猛驚人的戰士。第五團第一營第二連的下士班潘德章，當敵人在廣東街口，用鐵甲車來衝鋒時，他沉着地用機關槍掃射，擊斃了好幾十個日軍，後來一顆敵彈打中了他的左臂，他仍舊不走，咬住牙根，繼續射擊。

終使敵人狼狽而退。同連的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二人，在開北寶山路和敵人肉搏。他們奮不顧身，左衝右突，見一個刺一個，刺斃了約莫十幾個之後，終於為敵人所害，因為敵人比他們多十倍。第三連的中尉連附譚紹平和上士班長張桂標，在開北寶山路寶源路口，常敵人衝過來時，他們酣戰如狂，在擊斃十幾個敵人之後，他們亦着了傷。同伴請他們退去，他們卻反而走上前，終於在一陣敵方的砲火之下，以身殉國。其他像第二營第五連的連長鍾國華，第三營第八連少尉連附，都在截擊敵人的鐵甲車上，顯出特殊的勇敢和造成可讚的紀錄。此外奮勇殺敵，慷慨犧牲的不能指數。他們臨陣的勇敢，是他們自己所沒有預想到的。

日軍經過一次的挫折後，必定用更大的力量，更凶的形勢，來作第二次的衝鋒，這是我們所立刻預料到的。這時除正面的力量足資支撐外，我又另調駐在江灣附近的第五團第二營，推進至江灣前面勞動大學附近，并由該營派出一連至八字橋，對敵人作佯攻之勢，以牽制敵方的兵力，同時並掩護在天通路青雲路一帶的第六團第二營的左翼。

我們的判斷沒有錯：敵人果然在午前一點四十分時，由虬江路口，廣東路，寶興路口等處，向

我正面第一營的陣地衝鋒，人數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仍舊用鐵甲車掩護。同時並佔領附近扼要的洋房，架住機關槍，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復在洋房上面拋擲手榴彈，炸燬我們的防禦工事。在這樣猛烈的衝鋒之下，我們的士兵仍然一步不退，用手榴彈和他們對擲，用刺刀和他們相格，有時則轟然一聲，使敵人和自己都碎身於手榴彈的爆炸之下。

他們的鐵甲車直衝過來，突破了我們的陣地，把我們的士兵分成兩截！但誓死不退的士兵，反而跑上前去，用手榴彈向車上拋擲！他們爲想炸燬敵人的鐵甲車，每肯讓自己炸得粉碎！這種犧牲的精神，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有時鐵甲車衝過來了，他們一點不慌張，只是一顆顆的手榴彈，向跟着車後前進的敵人拋去。等待他們走得近了時，便橫着刺刀衝上前去肉搏。所以到後來就是有鐵甲車掩護着的敵人，亦張皇畏縮不敢前進了！他們的鐵甲車一連衝了五六次的鋒，都沒有把我們的陣線衝退，因爲我們的陣線給衝破了之後，接着是一場白兵戰，白兵戰之後，陣地又給我們奪回來。一次，二次，三次……我們死亡的人數雖然多，但他們陪着死的更多，到後來我們一共炸燬了他們五架鐵甲車，他們的衝鋒道才停止。

但我們的損失亦是很大的，在危急時，該營的預備隊亦調上來增援。後來我們佔領了各路口的商店樓上，用機關槍對準他們射擊，並在上面拋下手榴彈，給敵人以極大的損失。可是在敵人褻狎地退去時，我們亦不曾追趕，一則因為是深夜，二則自己的損失着實不少，兵士傷亡甚多。最可痛的是機關槍連的連長張金山和該營的營附陸彬，均在這一役裏陣亡。張連長和陸營附都是我們隊伍中最勇敢的份子。陸營附在中了彈時，還是繼續前進，口裏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走了幾十步，才倒地身死。張連長給敵彈射中臀部後，仍負痛指揮，大呼殺敵，至不能支持時，始仆倒地上。

同時天通路，青雲路，橫浜路等路口我們左翼的陣線，亦遭受敵人猛烈的攻擊；他們的人數約在五六百左右，同樣地用鐵甲車掩護衝鋒經過了幾次的肉搏之後，青雲路和橫浜路兩處路口的防禦工事都給他們的鐵甲車衝毀了。這是敵人付了很大的代價才做到的。但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卻走，他們靈捷地攀登了兩旁的屋頂，繼續用手榴彈和猛烈的射擊阻止敵人的前進。橫浜路的醫院和光明玻璃廠都是最扼要的據地。敵人在遭受了相當的死傷以後，便紛紛地向來

路邊卻。在他們的意思，一定是以爲中了我們的伏兵，所以才不敢戀戰。我們把陣地恢復後，把防禦工事又重做起來，依舊據險而守。許多士兵奪獲了日軍的盔帽，高興地把它戴在頭上。

各處的槍聲，疎一陣，密一陣，繼續地響着。敵人雖則不再頻仍地作猛烈的衝鋒，但仍想以猛烈的炮火將我們壓退。我們則趕這個時候從事於更堅強的新的佈置：在虬江路附近，位置了兩門迫擊砲，歸第六團第一營的營長利長江指揮；在青雲路亦安放了兩門，歸同團第二營的營長吳康鑑指揮。另外還飭第五團團長丁榮光派第一營（缺一連）開赴閘北，歸張團長指揮。該營於二時許到達嘉興路。當時張團長因爲他的第二營死傷甚多，能力減薄，便令丁團的第一營在寶興路和橫浜路一帶接防；他的第二營向左面縮短防線，警戒天通庵路和青雲路兩處。令新開來的五團第一營營長熊彪，將一連的兵力附機關槍一挺，接防寶興路，右面與第六團第一營連絡；並用同樣的兵力接防橫浜路，左面和第六團第二營連絡；其餘的兵力留爲預備隊，控制於中興路附近。我想日人決不肯就此罷休的，他們收集了新的勇氣之後，一定再來比較一下。因此，約莫三點鐘時，我便下令着第五團的團長丁榮光，把該團的第三營全部率來閘北增厚兵力。丁團

長於三時五十分時，率兵到達青雲路，便命第三營的營長陳德才，將該營增加在青雲路至八字橋之間，右翼連絡第六團第二營，左翼連絡以前在八字橋之一連，同時張團長並將所屬第二營撥歸丁團長指揮；此時丁團長的陣地是從寶興路口，沿天通庵路，青雲路，直至八字橋。丁團長這種佈置是極為適當的。這樣的佈置清楚之後，我們便沈着地等待着敵人的主力部隊，來作第三次的周旋了。

這時除了正面的陣線，仍有多少敵人在作無效可期的攻擊外，其他方面都轉歸沉靜。我們在正面的力量是可保無虞的。

經過這數小時的激戰之後，我們得了兩種經驗：第一是應戰要沉着。敵人的衝鋒是一鼓作氣的，只要經過幾十分鐘的激戰便崩潰起來。他們情形非常慌張，動作又極遲緩，這完全是缺乏實際的戰鬥經驗所致。第二是應付鐵甲車的辦法：鐵甲車是掩護衝鋒的利器，敵人憑藉鐵甲車的活動，常幾次衝過我們的陣地，而我們遭受了相當的損失；但我們的官兵隨即聰明地發見抵抗的辦法：第一種是俟鐵甲車迫近時，用手榴彈將牠炸燬；手榴彈拋在車底下的炸燬力最大。

另一種是讓鐵甲車衝進，先以全力對付車後的步兵，然後以一部分迫近車旁，將車炸燬；或則是預伏着機關槍，讓他們一直衝過之後，從後面痛快地射擊，這時前後夾攻，敵人一定失卻了抵抗的力量。

敵人飛機的出動是在二十九日早四時四十分左右。牠們對住我們的陣線，拋下炸彈和燃燒彈，但並不很準確。這初次飛機的襲擊，的確會給我們以甚大的威嚇，這是一種我們不能肉搏的東西；一種使我們的步槍和機關槍的力量，減少到差不多等於零的程度的東西！軋軋的聲音，使我們的心慌動，使我們不得不擡起頭去看。但我們的官兵仍保持着常態，我們的陣線沒有絲毫的鬆亂。機彈大半拋在民房上，一條時間，廣東路、橫浜路和寶山路一帶的商店民房，紛紛着火，並且迅速地蔓延開來。這時我們一面積極應戰，一面從事於救火的工作。但後來收效甚少，東邊撲滅了，西邊又燃燒起來。

敵機一出動時，我立刻令駐在大場的高射砲連李連長，率領所部高射砲兩門，開來關北前線，擔任防空，同時並通知各團，就所在陣地附近，指定輕機關槍，專門擔任射擊飛機，以補高射砲

之所不及。在空戰一方面，我們祇能採取消極的微弱的抵抗。我常常想到道回松滬之戰，倘如我們有了和敵人力量相等的空軍，我相信我們的戰績一定超出一般人的意料！不必講到炸燬他們的戰艦和航空母艦，就是阻住他們的飛機，使他們不敢在空中自由偵察，自由擲彈，亦就夠使我們佔優勢了！飛機對於一個沒有抵抗的敵人，所發出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議的大！

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約莫半個多鐘頭，擲下了好幾顆炸彈之後，我們知道他們的步兵一定又來衝鋒了。果然，在五點三十分左右時，他們又用鐵甲車掩護步兵，向我們正面的陣地攻擊；我們在應戰了十幾分鐘之後，決定轉取攻勢。在猛烈的砲火中，我們的隊伍直衝至松滬鐵路東邊，企圖截擊敵人的後方而將他們全部撲滅。這樣一來，敵人完全慌亂失措，一部分流水一般的向北四川路潰走，還有一部走不及的，便給我們圍住。他們伏在廣東路的洋房內，負隅頑抗，同時並在廣東路口鐵道附近一帶，縱火焚燬民房。火勢之烈，使我們後來沒法撲滅，我們亦因為恐怕太深進了，讓他們截住後路；所以在追擊了一陣之後，仍舊退駐原防。

在這幾次戰役中，我們的陣地有失而復得者，特別是天通庵車站為爭奪之要點；在戰爭初

起時，該站嘗一度給日軍佔領，但當我們第五團的兵士趕到時便奪回來了。此外，廣東路口等處的陣地，亦嘗為敵人的鐵甲車所突破，但我們終用苦戰而使敵人退卻，並且使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此時我們為準備應付日軍所最優為的拂曉總攻擊起見，不得不有相當的後備隊以資調遣，可是我們兩團的兵力都已完全用在前線陣地上了。後來我用電話請師長加派隊伍以為後備，師長隨令第一五五旅的第三團第二營歸我指揮，該營於七點左右時到達大場，聽候命令。這時我為振作士氣和便利指揮起見，留鎮閘北第六團部，並隨時出外巡視各處工事，勉勵士兵。令參謀主任丘崗珍暫在大場指揮新到的三團二營，策應後方。

這時天已微明，敵機又在天空出現，他們到處偵察，毫無忌憚；並隨意擲下燃燒彈和炸彈，使各處起火。除了一彈中在湖州會館內的軍警聯合辦事處，一彈中在第六團第一營營部外，其餘都中在民房上，引起極猛烈的火禍。這時我們的高射砲亦極活躍，各處的步槍和輕機關槍，陸續地向天中射擊，據報告說，敵機有兩架受傷，一中機翼，一中機身，但仍能安全地飛回去。

在上午十點左右時，又開始一場劇戰。敵人知道急切地不能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先用極

強烈的砲火向我們壓迫；同時敵機亦在空中到處擲彈，許多民房和商店都陸續起火，烟霧漫天，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就是在這個時候着火的。我們仍舊用高射砲、步槍和機關槍向空中射擊，但這種射擊反而向敵人表示我們對於防空方面力量幾等於零！敵機繼續擲彈，我們的陣地亦有幾處炸壞；一會兒，北火車站的鐘樓和大廳亦起了火，停留在站內的中央鐵道砲車，亦給炸壞兩節，同時防守北站的憲兵一連，因為受不住砲火機彈的壓迫，便紛紛崩潰下去。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火焰漫天，已成無可救滅之勢。我國文化的寶藏無端遭受了這樣的浩劫；我們對於日本軍閥的殘暴無理，是永難有忘記的一天的！

在這樣強烈的砲火和兇猛的轟炸之後，敵人又仍然藉着鐵甲車的掩護，用千餘人的兵力向我們寶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地衝鋒，目的是在佔領北站。在憲兵退去之後，北站已是空虛得很，所以當時張團長急調該團第三營營長吳履遜率所部（缺一連）預備隊，增加在虬江路和寶山路路口等處，同時兼顧北站方面。我們正面的陣地，本來是極為堅固的，外加士兵對於屢次抵抗的勝利，產生了極大的自信心，由這種自信心產生了勇敢和鎮定，所以雖則在這樣強烈

的砲火和衝鋒之下，仍能沉着應戰，毫不示弱，一直維持到敵人的氣盡力竭時，才又轉守爲攻，用槍口瞄準敵人的背後並且，自戰事發作以來，他們對敵人的憎惡更加深切起來，因爲他們之間，有許多在陣地上犧牲了，有許負了傷給擡了回去；他們因爲日常相處非常親密的伴侶，受了敵人的殘害，激起了極端強烈的復仇的願望，所以他們在陣地上，沒有一個肯先行退走，有許多當長官下令教他們退卻時，他們寧願違背命令，繼續在原地作戰，一直到他們擊退了敵人，或則是爲敵人所殘害，在衝鋒時，他們更爭先恐後，發狂一般的大喊。每至肉搏的時候，便是他們所最快意的報復的機會。

戰鬪正到激烈的當兒，憲兵的第六團第一營恰好從真茹趕到。我便令他們歸張團長指揮，並令該營營長李上珍率領所部前往北站，確實將該站佔領，另以一部分佔據該站附近的洋房，據險死守。這樣我們幾瀕危急的右翼據點便恢復了。

這時正面陣線上的砲火仍舊猛烈，日軍一次衝鋒失敗之後，又重新的來過一遍；照例是先來一陣強烈的砲火和轟炸，接着是用鐵甲車掩護着的步兵。這樣的反復演了六七次，一直戰到

下午一時左右，才靜了下去。這次敵人死傷二百餘，我們一百餘，無辜的平民給炸死的沒有確數。我們還犧牲了一個勇敢的上尉，第六團第三營第九連的連長林玉。他讓敵人射中了頭部，即時身死。他中彈後，他的所部即刻反守為攻，使當面的敵人終於不支而退！

第六團第一營第二連有一個二等兵宋德洪，在虬江路和強敵頑抗，他的描準非常正確，一連擊斃了十幾個敵人，敵軍紛紛散走後，他趕出來拿敵軍的槍械，為一個受傷未死的敵人所襲擊，他於負傷之餘，仍將該敵人擊斃，拿回了好幾根槍，這件事許多士兵都在談着。

另有一個連長，他在戰得酣興淋漓時，他除去了衣服，只管向前衝去，但他並沒有碰到敵彈。敵人在經過這幾次痛苦的經驗之後，雖則決不肯就此罷休，但亦非重新鼓起新的勇氣和收集新的力量，不再輕易地來嘗試了。但敵機因為活動無礙的緣故，仍舊在空中偵察和擲彈，這時只有清亮的高射砲聲和散兵線上的步槍聲陸續對答；偶然亦聽到連續的機關槍，但在一番激戰之後，這些機關槍聲並不能使空氣緊張起來。各處的民房仍舊焚燒着，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上空，籠罩着濃黑的火烟，紙灰隨風飛揚，四處皆是。我們的教育界，特別是我們全

國奮發有爲的青年學生，將永遠不能忘記日人這種暴舉。

敵機繼續活動，據報在下午三時左右，我們的高射砲又擊中敵機，但並沒有將牠擊下。各處仍然有小接觸，槍聲疎一陣緊一陣的響着。

下午六點鐘時，奉師長轉下軍長命令，將六十師第二團第一營歸我指揮。該營在六點三十分時到達開北，由我撥歸張團長指揮，在寶興路附近各陣地增防；同時中央鐵道砲隊亦從後方開回北站左近，當即令其控制於共和新路口附近，警戒北站西南一帶，掩護右翼的陣地。

七點三十分時，有一百左右的敵人，向八字橋附近的日本玻璃廠進攻。那裏我們有兵一排，使用機關槍向敵人掃射。戰爭只延長到十幾分鐘，敵人便從天通庵路方面退去。此外在別的陣地上亦有小衝突，敵人的隊伍中間有幾個中彈倒死，其餘的便潰散了。

八點左右時，我接到軍長的電話說：敵人托英美各國領事出任調停，要求停戰。我們尊重各國的領事的請求，已經答應了；前線的兵士，着即停止放槍……我即轉令各國如下：

一、奉軍長電，着即停止戰爭。

二、如敵不向我攻擊時，除嚴密監視外，應即遵令停止放槍；倘敵來攻，務就地撲滅之爲要。

這時我們全線便奉命停止放槍，聽候上方的消息。

對於停戰，我們完全不抱樂觀，但亦不因而抱悲觀。停戰只是敵人在屢次失利之後，深怕我們乘勢反攻，聊爲緩兵之計，以候待大批援軍來瀋的計劃。敵人決沒有停戰以待和平解決的誠意。若是有這樣的誠意時，這次的戰事根本上就不會發生了！何況他們在屢次挫擠之後，所謂世界第一等強國的聲威已無形中受了損辱，他們豪誇的大言，變成了對於他們自己的嘲笑，所以非大大地打了一場勝仗，是無以解嘲的。並且在這時候，他們軍事發動的目標，一點亦沒達到，反而遭受了損失。這在心胸狹隘的日本人，是萬不甘心的。他們只是希望在停戰的時間內，佈置一場更大的戰爭罷了。所以敵人的詭計，在我們是完全看穿了的；不過因爲種種的關係，我們仍然接受這種請求。

雖然是停戰，只是停止規模較大的戰而已；實際上，敵人的小部隊，仍舊不斷地向我們各處的陣地進襲；自然我們這邊亦不會示弱，凡進攻的敵人，都使他們受多少損失。敵人這種舉動完

全是怯弱的表現；因爲怯弱，所以反而向我們示威，使我們不敢乘虛進攻；我們因爲上方的命令，只要他們不來挑撥，便亦不去攻打他們。但在十點鐘時，戰事又忽然急劇起來。

自早上敵機到處轟炸，以致引起極大的火災外，敵軍還在廣東路、橫濱路和寶山路一帶縱火焚燬民房，火勢浩大，終日未息。我們原有的陣地前後，差不多都被焚燬。火燄所及，士兵不能立足，所以只好將陣線向後略爲移動。亦許是爲了這個原因，日軍以爲有機可乘，所以不願信守，在晚上十點時又大舉來攻。日人的狡猾萬端，是我們所知道的，雖然在停戰時間，我們的戒備一點未常疎懈。這時除一面奮起迎戰外，一面即令大塚參謀主任、丘國珍率領第三團第二營，開來關北候命；同時因爲瀏河全無敵蹤，所以把在瀏河警戒的一連亦調回。丘參謀主任十一時先自趕到；三團二營則在午前（三十日）一時，由李營長炎榮率抵關北太陽廟，即駐嘉興殯館爲總預備隊。瀏河之一連則在午前二時歸回原營。

劇戰繼續着直至拂曉，北站和虬江路一帶的砲火最爲猛烈，但雙方陣地並無變化，同時敵艦向我們繼續開砲，隆隆達旦，但不曾與我們以若干損失。天通庵路和青雲路一帶稍爲安靜。

點。

我因為判斷敵人停戰之計，在於獲得時間以從事佈置及等候援兵到滬，決非有誠意可言；兼之破壞約言，首先開槍者為日軍，所以向軍長報告日軍背約作戰後，並陳述轉取攻勢的計劃。我的意思是就在廿九日的晚上，對日軍施行猛烈的襲擊，佔領敵人的江灣路司令部和北四川路日本小學一帶的根據地，使敵人因失其根據地而運動失效，並進一步將他們全部趕回艦上。事實上我已經作這樣的佈置，但因為係在停戰期內，未蒙軍長允許。後來敵人的援軍大增，種種的防禦工事亦增加了強度，這種計劃便不易實現了。

四 停戰和停戰以後

我上面說過，停戰只是大戰的醞釀；日人決不能毫無所得而結束這一場不體面的爭鬪，我們亦決不能接受日方無理的要求。各國領事的好意，是沒有力量來銷滅這回戰爭裏面的貪狼的動機的。不過，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隆隆的砲聲，免不了驚擾外人的好夢，所以才有停戰這一

幕，而實際亦只是停一停而已，戰則仍是要戰的。

在三十日這一天，雖則是在停戰的期間內，敵人仍然向我們這邊射擊，步槍聲和機關槍聲，時起時息。自然這些槍聲裏面，亦有我們的在內。這頗使我們詫異，爲什麼正式作戰時，攻擊精神並不見得如何旺盛，卻在停戰的時候，大顯其威風？大概是因爲遙遠的射擊，比肉搏來得安全一點罷！我命令我們的士兵，對於敵人零星的射擊，不必打理，但如他們試着想衝過來時，便應當不讓他們回去。自早至晚，他們的飛機繼續地偵察着。對於這種往還低翔自由出沒的敵機，我祇覺得痛心而已。

這時寶山路一帶的火，還繼續地燃燒着。我們的士兵除一面加緊構築強固的工事外，另一部分從事於撲滅火患。許多房子都給燒剩一些碎瓦頽垣了！

下午六點鐘時，據報敵人的陸戰隊，用十幾架卡車裝載着，由租界經過，運往滬西，並向滬子灣方面前進，好像將從中山路進攻我們北右側的樣子。同時並聽說敵人有便衣隊一千多人，將由拉圾橋通過北西藏路，襲取北站；這實在給我們以一個大威嚇，但這個消息後來證明不確。

當時我便派第三團第二營的一連，前往恆豐路對麥根路一帶警戒，另外派一連，附機關槍一排，前往北西藏路一帶警戒，同時並呈請師長加派隊伍警戒中山路，掩護開北的右側背。後來軍長加派了六十師第一團（缺一營）由真茹開到中山路附近一帶嚴密警戒。

敵人這次破壞了租界莊嚴的中立性，利用租界掩護，向我們進攻退守，是一件極不公道的。事。租界當局之放任日軍依據租界作戰，是一件極大的失職。但我們知道租界當局實際上是沒有力量去干涉日軍的行動的。我們嚴守租界中立的行動，雖然可以博得國際人士的同情，但實際上我們是受了損失的，不單使我們在戰鬪上處於被動的地位，並且使以後的外人，過分信任租界的力量；因為同一在上海的範圍，開北是夷為一片平地了，但租界上仍然洋樓高聳，歌舞昇平。使人們想到租界是中國的天堂，而租界以外是地獄。這種心理的影響，至使有些中國的人民，隱然贊成自由市的計劃。事實上，中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受到租界的危害，這回的事件，正是租界存在的必然性罷了！

當時我確實主張：不管他租界不租界，凡是日軍所在的地方，無論以之向我們攻擊，無論以

之策劃或運送，我們便有衝進去而把他消滅的必要。如其日軍的槍聲係發自蘇州河以南，則我們亦無須乎因為他們是英美或是任何國的隊伍的防區而停止在不抵抗的地位以自誤。日軍的砲從什麼地方打來，我們的砲亦向什麼地方打去，這是最公道的，這亦是事實上所必要的。如其租界當局以力量不足制止日軍的行動為言，則我們正好盡一點義務去幫助租界當局完成他的責任。所以在晚上我又向師長具陳計劃，以為日軍的要求停戰，決沒有誠意可言，只在候待援兵以圖大舉而已，我們犯不着上他們的大當；況且自停戰以來，日軍還是繼續地向我們放槍，以掩飾其虛弱，諾言已隨彼之行動而破，我們更沒有遵受的義務；所以正應該乘敵人的援兵未到以前，將蘇州河以北至楊樹浦一帶的日軍全部廓清，使敵人援軍到時，失去了作戰的根據地，同時並請師長轉請軍長增派隊伍，以便即晚實行這個計劃，但軍長因為一則係在停戰期間，二則因為係進攻租界，所以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

就是從今天開始，我們接受民衆的鼓勵和慰勞。有許多民衆的代表和個人，來向我們表示極端的同情和擁護，並餽贈許多極有意義的東西。接受這種真誠的懇摯的慰言，這是我們生平

的第一次。許多民衆的代表中，有的陳說了許多讚美和勉勵的言詞；有的竟至連話都說不出，只是用神情來表示他的極端的擁戴。他們的意思是這樣：我們所做的，是他們所想做而做不到的，我們代他們做了，所以他們要表示感激這種意義是極爲偉大的。他們給我們以極大的教訓，極大的啓示。我們爲什麼作戰？爲什麼犧牲？自然是爲國家，亦即是爲民衆。使我們成爲衛國的工具，成爲民衆的僕人，這是我們的天經地義；我們能爲國家爭體面，能爲民衆伸冤抑，這是我們的光榮，值得我們用生命去爭取的。我不能形容民衆在這回所給我們的教訓的深切，亦不懷疑民衆用在我們身上的熱情，將永遠生出良好的效果。由這種有意義的戰爭所引起的軍隊的奮起和民衆的醒悟，是金石一般堅的團結着的。自滬戰開始至終結，民衆所表現的力量是比軍隊的大；我敢說，是比軍隊的大。這種力量周流全國，積極波動，使整個民族的靈魂漸漸醒覺，漸漸奮起，以至於中華民族完全的復興。這種力量是民衆給與軍隊，暗示軍隊，驅使軍隊，而使之將這種力量表現的。要是不然的話，何以這回的戰爭，我們的士氣特別旺盛？何以許多戰士都以陣亡爲光榮？何以他們能瞭然於這次戰爭的意義與他次根本差異？他們這種內心的驅使，就是民衆的力

量由這種內心的驅使所表現的就是民衆力量的表現。而民衆的偉大的同情和實際的援助，更使這種力量表現得有力和恆久。我永不能忘記軍長有一天對我們的訓話：「這回戰爭上所表現的力量是民衆的；所以，如有光榮可言，亦是民衆的光榮。惟民衆的力量才是偉大的，真實的力量，離開了民衆，我們便失去了內在的生命和存在的價值了……」

一直到現在，民衆都對我們維持着最深最親切的好感，給我們以最寬大的原諒和對我們作最深切的期望，我常想：在這個小小的國際戰爭裏，我們所表現的力量直是微薄得無可形容；但已經能獲得民衆這樣偉大的擁護，我們的民衆真是容易滿足得很！這真是一件可傷的事；如其我們不是一個積弱的國家，不是受慣了人家的欺壓的，則像這回這樣的戰績，正是應該受民衆所唾罵的。但是從此亦可見中國軍人報國的容易和機會的多了。我們還不知要有多少次對外的戰事，我們身爲軍人的，當着這許多可以成功立業報國救民的機運，我們自己應當如何的慶幸，如何的奮勉！

晚上日軍仍間斷地向我們的陣地放槍，但沒有猛烈的襲擊。

三十一日的拂曉，仍可聽到極疎落的步槍聲，但此後便歸沉寂。一直至上午九點左右，天空裏又佈滿了日機了。這次日機的出動，一共是十七架，目的在於示威；在我們的陣地上盤旋將近一個鐘頭，並在租界的上空往來好幾次。下午三時左右，牠們又在空中出現。這時各國的領事和雙方的軍事代表，正在英領署談判如何休戰，這些飛機便是在空中隱示日方的條件的。我不知道調停者有什麼法子融合雙方的意見？使日軍廢然而返麼？這未免污了一等強國的威風！使他們擡尊剛北以去麼？我們還有一絲抵抗的力量，用強力取回則可，拱手讓人則不可！這中間如其有所謂公允的和平辦法可尋，則戰事根本就可以不發生了！我相信中國和日本的糾紛，只有從事戰爭以求最後的解決，以前這樣，以後亦是這樣！對付日本，無所謂大量或慷慨，無所謂容忍，無所謂和平。只可在將其整個擊破之後，然後再來和他們講求觀善，那時候日本便會成爲一個愛和平講信義的國家。我們已受了多少的教訓，歐美人亦有同樣的經驗，對日本只在武力的解決。所以對於停戰，他們絕對不能望有什麼結果；但我們亦終於提出唯一合理的辦法，就是日軍先行撤退。我們除此之外，絕對沒有別的話可說，因爲這時日軍的腳，是站在我們的領土上面。

的。日方對我們的要求自然不用說了。他們那裏有誠意，只是一心在等待援兵罷了。

停戰三天期滿後，我們將碰到更大的侵迫，這是一定的。好在我們都準備着。師長在午後三時來了一個命令：各部應該將預備着的子彈，安放在陣地附近並預先分散固藏，以避敵機的轟炸。一方面盡量的增加防禦工程的強度，並多築掩蔽部。大概在停戰期滿之後，敵人將有一度海軍猛烈的砲擊和飛機兇狠的轟炸。

民衆方面的慰勞更加熱烈起來，各種食物紛紛彙至，有些並直接在前線分散給士兵，這在兵士們亦是初次的經驗，他們的感奮之狀，自然是不必說了。許多吃不完的東西都拿來分濟難民，難民們亦爭先恐後幫忙士兵們工作。這是一種極為動人的現象，在這種危險的國難中，無論那一階級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結合起來的。同時這些難民的處置，卻成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他們時常聚集一處，特別是飛機在頭上飛來時，他們不特不知道趨避，反而好像聚攏起來可以互相倚仗一樣；有時都整批地犧牲在重量的敵彈轟炸之下。因爲敵機只以表示威力爲目的，不分武裝的士兵和赤手的平民的。其次，他們的食料亦成爲問題，所以當時我嘗函請朱子橋許世英

二位先生，請他們設法把這些難民送往後方，這工作，以後是做得極為完滿的。

二月一日的狀況，同昨天一樣，我們繼續增加防禦工作，特別是對於防避飛機方面。敵人的步哨仍然零落地向我們這邊射擊，第五團第一營給敵方擊斃一名勤務兵，擊傷一名士兵。

在這時候，我時常和我們的連排長談話。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想不到東洋兵這樣容易打！」我問他們爲什麼呢？他們說：「……日軍的瞄準異常不準確，甚至把頸埋在鐵帽裏，儘管向前面亂放。他們所依賴的完全是砲火，沒有砲火和鐵甲車的掩護，不敢前進。在砲擊方面，我們自然比較喫虧，所以我們的策略全在引誘日軍前進，來和我們用機關槍手榴彈以至於刺刀決個勝負。果然在一陣猛烈的砲火過後，我們這邊一點動靜亦沒有，於是敵人認爲我們是受了重創，或則是完全嚇住了，他們便蹣手蹣腳的跟在鐵甲車後面過來衝鋒。到相當的距離，我們的機關槍和步槍便一齊活動，再近時使用手榴彈，在這個時候，敵人鮮有不張皇失措的；他們沒有向前衝擊的精神，只管尋覓掩蔽的地方。而且他們的運動又非常遲緩。凡此種種，除了因爲沒有實際作戰的經驗以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是他們沒有一種內心的鼓動。他們不明白爲什麼好好地要

向中國人進攻，要把中國人殺戮。他們是普通的士兵，不能完全理解日本軍閥的心理。如其他他們明瞭戰爭的理由時，則這戰爭完全是侵略和壓迫的行爲，不能鼓勵他們的勇氣。日本軍閥利用他們來作戰，所鼓動的，祇是他們平常厭惡，輕蔑中國人的心理，以殘殺下等動物的態度來殘殺中國人；用這樣的心理時，若不是碰到強烈的抵抗，亦許可以一直殺下去。但不幸而碰到意外的敵手——這在他們真是完全完全的意外，做夢亦沒有想到的——所以便沒有方法掩飾他們內心的怯弱了。從前日俄戰爭時，每個日人都以祈戰死的精神去衝鋒陷陣，他們在出發時，他們的家人亦勉勵他們去戰死。不要活着回來和他們見面，那種悲壯果決的情形，真是使敵人聞而膽戰；但前年他們出兵濟南以及這回出兵淞滬，這種精神一點亦見不到。他們自己既不願意去戰，他們的家人更傷心流淚，囑他們珍重保身。後來聽說竟至有索夫團的組織。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明瞭日軍這回的不能戰和不敢戰的最大原因了。我們的被壓迫，比日俄戰爭時代的日本痛苦得千萬倍，而日本的高壓和侵略亦比當時的俄國橫暴得千萬倍，因為地位的轉移而影響精神的衰旺；不然的話，像日本這樣訓練嚴緊配備周全的陸軍，若是有着我們這種被壓迫者的

高漲的救國情緒，在內心流蕩着；則他們的力，簡直是不可抵抗的。不要說是關北，就是歐戰時的凡爾登罷；不要說是我們武器單薄的隊伍，就是守凡爾登的法軍罷，恐怕亦是抵抗不住的。日本軍閥沒有把這一點打在算盤內，所以他才敢說出幾小時內佔領關北的話，我們自己亦沒有把這一點打在算盤內，所以一向總是餒自己的氣。我記得去年在警衛軍第四旅當旅長時，有一個德國顧問和我說過：中國的軍隊要訓練到可以和歐洲的軍隊打仗時，起碼要六十年的工夫。我當時嚴正地對他說：只要六年就夠了！這回的戰爭，並不是要十九路軍才能夠這樣戰，中國的軍隊，無論那一軍那一師，只要能夠排除自餒的心理，只要能夠決心去犧牲，都能夠同樣的戰，這是我敢於斷言的。

實在說起來，這次日軍作戰的精神，還不及江西的共匪，雖然他們憑藉銳利的戰具，能力比共匪的大。我們最初預備用兩三人去拚他一個，後來便想用一人去拚他們兩三個了。其實如其用兩三人去拚他們一個，在他們已經是一定要失敗了！所以我說只要我們能被壓迫凌辱的地位奮醒過來，不要自餒，決心去犧牲，莫說不要六十年，就是六年亦不要，我們眼前就可以同心

一志去和壓迫我們的敵人清算一百年來的舊賬了！

停戰果然沒有雙方可以接受的條件，只約定休戰三天，雙方請示政府而已。我們的士氣，並不因戰爭一停而冷淡了下去；他們興高采烈，磨拳擦掌，態度又緊張又安閒。他們最見高級的長官都來在前線督戰，軍長師長向他們訓勵，他們真是又堅決又鎮定。

二日午前一點時，接到師長的命令如下：

一、奉 總指揮蔣二月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命令開：

1 在上海租界分向開北虹江路等來侵之敵，經我軍痛擊後，退回租界及江灣以東一帶；據各方報告，敵方已勸其二師，有由吳淞上海登陸，大舉來侵之企圖。

2 本軍以待機殲滅敵人之目的，擬佔領虹橋，北新涇，大場，胡家莊，吳淞之綫，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北之地區，待機將敵一舉而殲滅之。

3 七十八師附小砲一連（欠第一四兩團）佔領虹橋——北新涇——真茹鎮——真茹車站之綫，保持主力於鐵道附近以南一帶地區。

第一五六旅第四團佔領吳淞，爲我軍右翼據點，而死守之。

第一五五旅第一團佔領南市龍華各要點而死守之，掩護我軍右翼。

第一五六旅附小砲連（欠第四團）憲兵團（欠一營）佔領關北爲前進陣地，撤回與否，靜候命令。

4 六十師佔領真茹車站北端——大塢——胡家莊及其北方之綫，保持主力於中央（派出一部至瀏河，担任警戒。

注意敵艦之行動）

該師應派一團至中山路口，對曹家渡日本紗廠方面警戒，并與翁旅長切實聯絡。

5 作戰境界之區分及警戒

七十八師六十師間以關北沿鐵路之綫，綫上屬七十八師。

各部隊應於其陣地前方，擇要派出警戒部隊，構築據點式之堅固工事。

6 各部對本陣地，須構築堅固之掩體障礙物，及廣闊之外壕，尤須注意偽裝假工事，以欺敵機。

7 六十一師之一二二旅爲總預備隊，集中南翔候命，（該師一二一旅防務移交完畢，概開南翔集中）。

二、師基於上命令之要旨，決定處置如左：

1 一五五旅（欠第一團及第三團第二營）應佔領虹橋——真茹車站之綫，左翼與六十師確收聯絡，第一團佔領

龍華南市各要點而死守之，掩護我軍右翼。

2 一五六旅（欠第四團）派兵第六團（欠一營）及一五五旅第三團二營，又小砲一連，應佔領剛北為前進陣地，撤回與否，靜候命令。

3 第四團附小砲一連，工兵一排，應確實佔領吳港，為我左翼據點而死守之。

這樣地全線佈置完畢之後，就只待敵人的生力軍來試驗了，在我這一旅，陣線沒有移動。這一天是停戰最後的一日，敵人仍然用示威式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在疎落的步槍聲中，偶然雜着小鋼砲聲和機關槍聲，雖然沒有激烈的戰爭，但空氣是一步步的緊張了！

陳副院長，軍長，戴司令，師長，八時左右來前線視察，對官長加以切實的訓勵。陳副院長是十九路軍的創造者，他現在雖然不在十九路，但他的威德仍然統被全軍。軍長的蒞臨，使全軍更加振奮，凡是軍長行到的地方，便造成一種嚴肅親切的空氣。過去十九路在劇戰中，以軍長的親臨指揮而挽回危局的極多。他是我們全軍信仰的中心，是一個有認識有魄力的革命軍人；他的決心造成這一次的光榮的犧牲。戴司令和師長指示我們作戰的機宜，師長的和藹的慰勉，使戰士

們增加了犧牲苦鬪的勇氣。同時有許多民衆的代表更使我們感奮，他們一種超乎敬愛以上的態度，使我們益加警惕；辜負了民衆的真摯的熱情，應該是人類中最無恥的東西！

下午一時左右，敵人似乎決定向我們作總攻擊了，最初是空中忽來敵機四架，在閘北上空往還偵察，約莫經過兩小時之久。以後敵人在天通庵附近的砲兵，使開始向我們青雲路，天通菴，寶興路，寶山路一帶的陣地射擊，同時敵機亦在上面拋擲炸彈；槍聲一陣密似一陣。我們許多士兵都在掩蔽部下面，嚴待着敵人的衝鋒。敵人趁着砲火猛烈的當兒，仍然用兩架鐵甲車掩護，向我們第五團第三營第八九兩連的陣地衝進，目的在包圍我們的左翼。在一陣劇戰之後，他們終於不能支持，便潰退了下去。同時在天通菴附近的我們第五團的迫擊砲連的陣地，因為適當敵人砲火的要衝，連中三砲，陣地幾乎完全炸燬。在這場戰役中，我們損失了第五團第三營第九連的連長張福甫。張連長當時在陣地上受了重傷，一直到四日後才逝世。他是一個最得部屬愛戴的官長。同團機關槍第三連的特務長亦受了傷。士兵陣亡的六名，傷的亦六名。

七時左右，師長派砲兵連長吳丹率砲二門趕來閘北增援。我令他在中興路附近佔領陣地，

向敵司令部，日本小學及虹口公園一帶轟擊。在這晚上，一共發了五十餘砲；江灣路的敵司令部和北四川路的日本小學都嘗讓我們的砲兵擊中多處。兩方的砲聲，終夜不絕；但在黑暗中，敵人沒有來襲擊的企圖。

敵人的砲聲一直繼續到天明，拂曉時尤為猛烈。我們第五團的迫擊砲連，亦在天通菴陣地附近洋房上，對正面敵軍司令部射擊，後來據報告說，該連一共發五十餘砲，命中甚多。

下午二時左右，敵人的砲擊更加猛烈，我們全線的陣地都發見敵彈，特別是天通菴路一帶，那裏我們所佔據的洋房，大半為敵砲摧燬。同時敵人的飛機亦四處擲彈，一時轟炸之聲震耳。震落不堪的開北商店和民房，又重新燒過一遍。敵人炸燬民房和商店的目的，是在使我們失去作戰的依據地，起初我們亦嘗因陣地附近烈火所及的地方，不能駐足而移退；但現在我們改變了策略：不特不將陣地縮退，反而向前推進，仍舊依據頹垣殘壁，猛力抵抗。因此我們的陣地，並不因敵人的焚燬而動搖。反之，在火餘瓦礫之中，和敵人衝鋒肉搏，敵人更加喫虧。到後來，敵人的焚燒政策，除了炸燬多量的民房外，對我們的士兵簡直不生影響。就在這轟烈的砲擊之中，我們祇傷

丁一位排長，六名士兵和陣亡一名士兵而已。

這天我發出告全線官兵書：

忠誠義勇的官兵們，中國民族之生死存亡，已在我們的肩膀上了！大家要確實的負起我們的責任，發揚我們鐵軍的精神，保持我們過去光榮的歷史。日本的陸軍，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強硬的，我們務要把這世界最強硬的陸軍來銷滅，奪取世界第一的地位，創造新的鐵軍榮譽。忠誠義勇的官兵們，機會是難得的：為國家民族而犧牲，雖死亦光榮，大家不要錯過了這個報國的機會。大家盡量發揮素日沉着的精神，不慌不忙，把槍瞄準，務要一彈一敵；最低限度，亦要使子彈從敵人耳邊飛過，嚇得他不敢擡頭。子彈用完了，上起刺刀來殺敵；刺刀殺斷了，用槍桿來擊敵；槍桿擊壞了，揮拳去打敵；兩拳打殘了，還有你們的牙齒可以咬敵。忠誠義勇的官兵們，寧為槍下鬼，不作亡國奴；努力奮鬥，堅持到底，民族之再造，就在這一回了！大家殺上去，殺個痛快淋漓！我們的口號：

軍民團結一致！

反抗日本侵略！

誓死爲國家求獨立！

誓死爲民族求生存！

中華民國萬歲！

但是今天的戰爭，是我們這一旅在關北和日軍周旋的最後的一次了！從上月二十八晚起，一直對抗到現在。我們的士兵實在亦有相當的勞瘁了！我們的兵力剛夠分配，沒有機會抽調輪流休息，他們間有許多是幾日夜都沒有合過眼的。在精神上，他們雖然仍舊極度奮興，但在身體上是有休息的必要的。不過這是長官們替他們設想，他們自己是酣戰淋漓，不嘗想到休息這一回事。

下午一時五十分的時候，我們接到師長的命令：

- 一、茲奉軍長令，派六十師一百二十旅鄂旅長志才，率所部前往關北接防。
- 二、仰該旅長將關北防務移交鄂旅接敷後，即開回金家角附近，整理休息。

三、該旅務於本晚十一時以前，移交完畢。

我接到命令後，即飭第五第六兩團遵照辦理，同時鄧旅長亦已率一百二十旅官兵趕到。我們正在趕辦移交之際，又接到師長的命令，這是晚上六時左右的事：

一、據報敵軍疑在吳淞登陸，有攻擊我要塞企圖。

二、仰該旅長候鄧旅長接收開北防務後，即率第五團開赴吳淞增防，并死守之，但與大揚劉旅應切取聯絡，並對江灣方面特別注意。

三、其餘各部，仍照本（三）日午后一時命令辦理。

我即令第五團丁團長榮光，在防務移交完畢之後，用汽車運兵，星夜至吳淞增防，第六團開往金家角整理休息，我自己亦帶了旅部職員，連夜趕到吳淞。

開北方面，以後便由鄧旅長志才，率領一百二十旅的官兵，繼續作光榮的抵抗。鄧旅戰鬥力的堅強，終於使敵人因無法襲取而轉採攻擊的重心。

以上是我們這一旅在開北作戰的經過，從第一顆子彈起，到全線移防止，我們亦遭受了嚴

重的損失，但比起敵人的損失來，則我們的損失是輕。我們可以自慰的是：我們是抱了犧牲的決心而作戰的。我們每個人都預備陣亡，每個人都發誓要殺一個敵人。所以無論戰勝或是戰敗，我們這種決心是可以使我們告無罪於同胞之前的。使閩北成爲火灰瓦礫之場，這是我們所極爲痛心的，但是這是日人應該負擔的責任，因爲戰端是日人開的，我們不過被迫而採取了自衛的手段罷了。我敢說，我們寧願使閩北在我們掌握之內成爲荒墟，而不願牠完好地歸到日人的手裏；就是對一般閩北受災禍的難民，我亦還是這樣說。犧牲了閩北，無形中一定救回許多其他的地方。我們的親愛的難民和一切因這次戰爭而受禍的同胞，你們一定明瞭這次戰爭的意義。炸壞你們的商店的，是日人的飛機；焚燬你們的房屋，是日人的砲火；殘殺你們的家人的，是日人的刀彈！你們應該永遠不會忘記。這是國仇，比我們任何私人的仇來得重，你們是一定蓄着報復的心理了！這是對的，爲國家復仇。反之，若沒有這種心理，便不是我們的國民了！爲公，爲私，爲中國爲世界，我們都必須向日人算清我們的血債。時期快要到了！我們快要脫離在敵人砲口刀尖威嚇壓迫之下的生活了！中華民族快要取得自由平等的地位了！我們是有力量的，有使我們民族復

眞的力量！不要自餒！不要懷疑！準備繼續來決戰！

五 吳淞一月

(一) 如何守

有幾位外國朋友嘗問我說：

「你們守吳淞是怎麼守的呢？」

在他這樣的問話中，是帶着驚異的成分的。他的意思是說：吳淞爲什麼能夠守，並且能夠守這樣長久的時間？我的答語是：

「因爲我們要守，所以守下去了！」

除了這樣答覆以外，我找不出其他的話。這正如說十九路軍爲什麼能夠和日軍對抗，就是因爲牠要對抗一樣，（“When there is Will, there is Way”）就是這樣的意思。

總指揮的命令是「死守吳淞」。這幾個字已經深入在當時各個戰士的腦經裏。吳淞亦許

失守，但這是在我們人盡彈竭之後；敵人亦許佔領吳淞，但他一定要付一倍以上的代價，——這是我們當時的態度。守吳淞不是戰略上的成功，亦不是工事上的堅固，自然更不是戰具上的精利。簡言之，守吳淞只是一個決心，一個犧牲的決心而已！

在當時，我們上下一致的態度是：（一）但祈戰死，不求生還。（二）見一個敵人，殺一個敵人！（三）必殺死一個敵人而後自己可以死！這種堅決的態度使敵人放棄了在吳淞登陸的企圖。在事實上，敵人若希圖直接確實地佔領吳淞，是非犧牲比我們多一倍至兩倍的生命不可的。

但我們終於從吳淞撤退了，這是使我非常抱憾的一件事。我們死守吳淞的精神沒有盡量地表演，死守吳淞的計劃亦沒有完全地實現。當時我們全線和敵人激戰至最後數日時，因為兵力不夠分配，江灣廟行一帶非常喫緊，所以把守吳淞的第五團抽調向江灣方面增援。以至後來實際上在吳淞防守的部隊連義軍在內，還不夠一千人。如其我們當時還有兩團以上的兵力，則雖然敵人由瀏河登陸之後，我們仍然至少可以多守半個月，而於敵人實行佔領之際，抱同歸於盡的態度，使他們遭受最嚴重的損失，使世界上再無人敢輕視中國的軍隊，使全人類都從新認

戰中華民族的精神！但我們這種計劃竟沒有實現的機會，我們的兵力單薄到無可爲戰的地步，使我們不得不退卻而爲捲土重來之計。以後我時常嘆息這種壯烈爲國犧牲的機會，竟讓牠錯過了，痛心得很。

在這一月的支撐中，譚副師長啓秀的謀略和指揮，丘參謀主任國珍的策劃與佈置，鍾團長經瑞丁團長榮光以及其餘的官兵的勇敢和堅決，都是極可敬佩的。

吳淞方面的戰事，是在二月三日上午九時以後開始的。當時閘北方面正在激戰，敵人用極猛烈的炮火向我們的陣地壓迫，我們不甘坐受損失，亦令砲兵連、迫擊砲連和鐵道砲隊一齊向敵方還炮；同時爲使我們的砲擊發生充分的威力起見，我並命吳淞砲臺向楊樹浦的日本匯山碼頭一帶轟擊。到十時左右，我們已經發了十餘砲了。旋據鍾團長經瑞報告，停泊在吳淞外的敵艦六艘，已一致開始活動，排成一字形，紛紛向我們的吳淞砲臺射擊。我們的砲臺亦奮力還擊，同時守砲臺灣的第四團第一營，亦開機關槍助戰。劇烈的砲戰，約莫經過兩小時之久。敵方的驅逐艦一艘受了重創，不久即沉沒，另外還有砲艦三艘受傷。我們的砲臺燬砲三門，第四團全無死傷。

鍾團長爲防避以後敵艦的砲擊和敵機的轟炸，而以鎮靜的態度，誘待敵人登陸作戰起見，命兵士們（一）非俟敵兵登陸時，不要放槍；（二）增加工事的強度，並須多掘地窖；（三）上午六時前早餐，下午六時後晚餐。這樣敵機和敵艦便不易得到射擊轟炸的目標了。

這時第四團的陣綫是這樣：

第三營及第四連，固守右自泗塘河，太興橋沿蘆蕩浜至吳淞鎮東北端碼頭附近止之綫，另由該營派出第八連附機槍兩挺，在蘆蕩浜車站，佔領前進陣地。

第一營在第四連右翼起，沿黃浦江左岸至砲台右側止之綫。

第二營（欠第四連）佔領寶山城，右與第一營，左與獅子林砲台守備營，切取聯絡。

團直屬隊爲預備隊，位於朱家宅附近。

我在三日下午六時接師長的命令後，除令第五團即用汽車運載向吳淞增防外，自己便連夜先率同旅部職員，在四日上午一時到達吳淞的朱家宅第四團團部。至早上六時，我下了如下的命令：

一、據報敵擬在吳淞登陸，有攻我亞塞企圖，我六十師郭旅在關北正與敵相持中，劉旅在大楊江灣一帶警戒。

二、本旅（欠第六團）以掩護我軍左翼之目的，決在吳淞死守，敵如來攻，即以全力撲滅之。

三、第四團在原陣地固守不動，第五團（欠第二營）應沿滬塘河左岸構築工事，為預備陣地；對江灣方面，由該團派出

警戒，并與劉旅切取聯絡。

四、第五團二營在朱家宅附近集結，為預備隊。各國移將工事構築堅固，完畢後，應在駐紮村落，加強據點及掩蔽部。

五、米糧應盡量搜集準備。

旅部並在這個時候移駐張家宅，在我們的意想中，敵艦不久一定來作大規模的攻擊的。

（二）四日之戰

上午十一時左右，敵艦十三艘和商船一艘，在黃浦江口內外往來移動，好像有向我方進攻和乘隙登陸的樣子。戰端既開，我們是無所用其客氣的，便命砲臺向敵艦瞄準射擊。我方發了幾砲後，敵艦即分一部分退出口外，一部分馳進口內，在佔領了適當的海面之後，即一齊向我們的砲臺還砲。一時砲聲大震，愈戰愈密。第四團的迫擊砲連亦發砲助戰，同時我們沿江一帶的守兵，

亦用機關槍向敵艦射擊，敵艦也用機關槍還擊。這次砲戰的劇烈，是我們以前所未見過的。重量的砲彈，在陣地的前後左右，紛紛雨下，有許多敵彈準確地擊中我們的砲臺，但我們的砲臺仍然發砲，一直到敵機出現後，這才幾乎全部被燬。當時的敵機一共有二十四架，在砲臺的上空往還轟炸，拋下重量炸彈無數。激戰約莫二小時後，我們的砲臺已陷於不能動作的地位了！砲臺上的大砲一共給炸燬了六門。要塞司令的參謀長藤××，就是在這一役陣亡的。此外還有副官二人，亦一同殉難。砲臺守備營的官兵，傷亡的亦極多，其餘的在砲火猛烈時，因為實在沒法支持，便都潰散了！

敵人因為戰具上佔極大的優勢，便輕易不肯把機會放過，在我們的砲臺失去了抵抗的力量時，敵艦還是繼續發砲，敵機亦繼續轟炸，希圖乘機登陸佔領陣地。這時我便令第四團守砲臺灣之一營，派兵一排，扼守砲臺；協同在砲臺左右防守的部隊，死力制止敵人登陸。可是當這一排人跑上砲臺時，即為敵機所炸轟，死傷過半。但留着的仍舊據守砲臺，奮勇應戰。同時各處陣地，雖然在這種猛烈非凡的砲擊和轟炸之下，仍然堅守原有陣地，不稍搖動，敵人終於沒有法子上岸。

一直到下午一時左右，敵人才死心塌地放棄上陸的企圖；砲聲亦漸歸疎落，但仍繼續地發射，直至五時許才完全停止。這場劇戰中，我們第四團第一營陣亡戰士十名，傷六名，就是扼守砲臺上的那一排的。

從這次劇戰後，我們的砲臺便失其效用。我一面派兵把守，拒絕任何人參觀，一面對外間表示砲臺仍繼續在活動中，並且在裝置新式的大砲；這與其說是用來欺敵人，無寧說是用來安慰自己的軍心和民心。後來有人奇怪我們的砲臺為什麼老是不發砲，對於緊靠在江邊的敵艦，不與以射擊，不知道其實那時的砲臺已經連稻草人的威力都沒有了！由此我們亦可見後來譚副師長堅持奮鬥的艱難！

這時第五團兵力的配備如下：

第一營佔領在白太與橋右至陳家壩橋止之地區，右與第三營，左與第四團聯絡。

第三營佔領第一營左側至趙家木橋火藥庫止之地區，團直屬隊為預備隊。

因為第四團第一營在砲臺灣，第二營（欠一連）在寶山城，防線都是很長，而兵力又過於

單薄，恐怕敵人乘夜登陸襲擊，兵力不夠應付，所以我命第五團第二營營長黃康，撥出步兵二連，歸鍾團長指揮。黃營長撥出五六兩連，在六時左右趕到。鍾團長即命第五連爲第一營的預備隊，第六連接替第四連的陣地，調第四連回寶山城歸第一營建制。

晚上是絕對的寂靜，使人不相信日裏嘗經過激烈的戰鬪。

五日上午十時左右，有敵機四架，在我們吳淞鎮陣地上擲了十幾顆炸彈，但一會兒即停止拋擲，大概是因爲不見動靜的緣故。同時敵艦五艘，在黃浦江口移動時，亦嘗向我們開砲四五十發。我們亦相當還砲，但戰事並不趨於劇烈，除了敵人有上岸的企圖外，我們都毫不在意，而其實我們對於敵艦和敵機的抵抗力量亦是極有限的。在這一天，我們祇傷了第四團第一營的士兵三名。

這時吳淞鎮上簡直可以說還沒有什麼損失。敵人的砲火都集中在砲臺一帶，鎮上還未嘗成爲砲擊和轟炸的目標，我們的士兵都在各村落構築堅固的據點，並挖掘地窖，以避敵艦遙遠的砲火和從空中擲下的炸彈，對於這些，我們都不能作積極的有效的抵抗，只能採取消極的防

衛，但我們都以殲殺的雄心和鎮定的態度，靜待敵人登陸來和我們肉搏。

六日的拂曉，據前哨的報告：敵人的陸軍約莫四千多人，夜裏在張華浜登陸，有向我方陣地進攻模樣；但後來亦沒有什麼動靜。只是在遼闊的太空中，有敵人的飛機四架盤旋偵察；自由的江面，有敵人的軍艦四艘進出巡視而已。我們沒奈他們何，但他們亦沒有法子佔領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士兵嘻笑地用迫擊砲，機關槍，步槍向敵艦射擊，但這完全不能給敵艦以損害。

下午六點時，師長令撥八十七師高射砲二連趕來吳淞歸我指揮，我便轉飭鋪鋪團長指揮，在吳淞鎮附近佔領陣地，掩護鐵橋頭一帶。

我們已經覺察到戰事的重心漸移來吳淞方面，這是敵人屢次傾其全力以攻襲閘北而屢遭失敗，遂不得不變更戰略的結果。在這天兩內，我們只管努力增加工事的強度，以減少敵機和敵艦的效用。所謂守吳淞，真是完全全的守，一點也不能採取攻勢；我們的唯一的戰略只在等待敵人登陸，即起而殲滅他們，他們不登陸，我們就像沒有事一樣。

(三) 七日之戰

一夜的寧靜，只是一場大戰的準備。敵人正在計劃着向我們作大規模的進攻。早上據前哨報告：說是在張華浜附近，發現敵人鐵甲車六架，步兵甚噪雜，有向我方陣地進攻的樣子。我除令前線守兵嚴密監視外，即飭第五團第一營進入泗塘河陣地，因為恐怕敵人在蘊藻浜上游偷渡後，向我方右背側包抄。八時許，天空突現敵機二十四架，在我們吳淞鎮陣地上空盤旋數週後，即擲下重量炸彈數十顆。這天雖然下着帶雪的微雨，但敵機仍能活動，只要稍為可以作為標的的地方，都不能免牠們的轟炸。我們雖然構築了極多的掩蔽部和假陣地，但因為敵機擲彈甚多，仍然有相當的損害。同時，泊在張華浜碼頭附近和吳淞對面三夾水等處的敵艦二十四艘，亦一齊向我們全線作猛烈的轟擊，砲彈紛如雨下，隆隆之聲，更震耳欲聾。吳淞鎮便在這樣猛烈異常的轟炸之下，燃燒，崩倒，震撼，急遽地變成一片瓦礫縱橫的廢墟。張華浜車站附近，旋亦發現敵人的重砲八門（據報另有野山砲二十四門），集中火力，向吳淞鎮和鐵橋頭一帶的陣地射擊。這時

與淞鎮上山搖海沸，上空籠罩着濃濁的黑烟，彷彿就將沉毀一樣。據我們的經驗，在一陣猛烈的砲火之後，接着的是一次兇狠的衝鋒；我們的士兵都照常地鎮定，陣地一點亦未嘗搖動。

果然，砲擊正烈的時候，在張華浜的敵人的鐵甲車，便掩護了敵軍二千餘人，用移山倒海之勢，向我們蘊藻浜第八連的前哨陣地猛撲，好像預備一口氣吞下吳淞一樣。第八連的連長趙金聲督率所部，依據工事，沉着地向敵人射擊，希圖阻止敵人的前衝。在苦戰將近一小時之後，到底因為寡寡懸殊，漸近不支，而該連這時亦早已死傷過半了。敵人的來勢更加兇猛，已到了不能抵抗的時候了。趙連長設法，遂將殘餘的隊伍散退至鐵橋前端，預備渡河歸回本陣地，繼續抵抗。趙連長這種決斷是極對的，在敵勢過猛，而欲設法支持的時候，應該放棄前哨陣地，這於全線上並無多大影響。但當時第三營營長梁文用電話將前線情況向我報告時，因為砲聲震天，電話聲不清楚，我誤聽為全線撤退，（把前線聽成全線。）我當時厲聲說道：

「無論如何，不能撤退，死在那邊就算了！」

實際上在當時撤退和不撤退都是一樣的，到處都是砲彈和炸彈，前線和後方沒有多大的

分別。不過前哨是應該讓他撤退的。我當時覆令梁營長轉飭趙連長仍率餘部反攻，無論如何，務須固守原有陣地，不准撤退，否則便須以軍法從事。但是這時敵已經乘機推進至蘊藻浜附近，想以單薄的兵力，從正面將敵人擊退，已屬不可能的事實。趙連長遂率領餘部，從蘊藻浜車站背後，繞過車站前端一帶商店，在商店前面用機關槍向敵人猛烈掃射，這樣一來，便將敵人分爲前後兩截。敵人以為中了我們的伏兵，一時異常慌亂，只知潰逃，完全失卻了戰鬥的能力。我們這邊乘勢推進，敵人只管潰走，狼狽之狀，不可形容。大概他們總免不了有六七百人左右的死傷。這時正面的敵人，便這樣奇妙地讓我們擊退了！

這時正面的敵人雖然擊退，但敵機和敵艦仍舊繼續轟炸，我們的工事，有許多地方，都給炸得完全毀壞，並且沒有一處不受炸。我們堅苦不拔的士兵，只是鎮靜地守住原有的陣腳，他們看着同伴在轟炸之下身裂顛碎，只增加了他們復仇的決心。在吳淞鎮東北端的第五團第六連的濠溝中，當敵艦的巨彈飛來時，整排的士兵都被活埋在濠溝裏面，屍身和槍械，都無從收獲。其他各處炸死炸傷的官兵亦甚多。第四團第三營的營長梁文在鐵橋頭附近指揮作戰時，敵機的炸

彈炸倒了他身旁的牆，他給壓在碎塊底下，後來經他的部屬挖掘出來，竟沒有壓斃。梁營長現在還是像以前一樣的精幹。其他如同營第八連的中尉連附馮玉山和他部下的班長士卒，第九連的班長左桂生和士兵張齊發、梁海等，機關槍連的班長李錫先，王玉林、鍾善華、邱盛賓、王學成、馮富強和士兵楊全勝、孔祥勝、鄧明大、宋長發等等，都是奮勇作戰，爭先殺敵而從死裏逃生的戰士。第五團第二營營長黃康作戰的勇敢，竟至使敵人見而生怕。

戰事一直延長到下午六時，砲聲才漸歸於稀疏。我們前哨的士兵死傷過鉅，力量單薄；敵人的主力部隊，又仍聚集在張華浜一帶，難保他們在晚上不捲土重來，所以我令他們在黑暗裏，用小船渡過蘊藻浜，回歸本陣地休息。

此次戰役，給我一個極大的感觸。當日人的飛機向我們恣意擲彈時，牠們滿天亂飛，得心應手，絲毫無所顧忌。雖則不能彈彈命中，但在精神上給我們以威嚇，在實際上與我們以損害，確是極大的。我們雖然一共有七架高射砲，並且陸續發射，但不嘗打墜他們一架，亦不嘗打傷他們一架。不但是這樣，我們的高射砲因為發炮太多，自身反而炸裂了兩門。高射砲之不能擊中飛機，這

是無可如何的。因爲高射砲之於飛機，只是一種聊勝於無的設備。要對付飛機，在我們還沒有別的發明之前，只有飛機自己！我們若有一半的飛機，敵機便不能從容擲彈；我們若有同量的飛機，敵機便不敢輕易出動；我們若有優勢的飛機，便可以操這次戰爭的勝算了！日本人在滬戰之後，他們自己驚奇地發覺飛機的威力有如此偉大——他們以前亦知道飛機的效用，但經這次的自由應用後，才更親切地感到飛機的力量——所以他們無論政府民衆，都竭力提倡充實空軍的力量；他們的民衆現在正在努力湊捐，以協助政府之所不及。我不知道中國的民衆，在看了關北和吳淞的戰後的情形以後，發生了什麼感想？還是徒然的喊航空救國呢？還是將以全國力量，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以竭力擴充空防呢？滬戰不是最後的對外戰爭，飛機的效用將來愈大；難道我們將於第一次領受了這樣嚴重痛苦的教訓之後，再以同樣的眼睛，看我們許多無抵抗的大都市和民衆，受到第二次的損害麼？

晚上的情況，仍然非常緊張，敵人在蘆藻浜對岸時作時止地向我們射擊；可是並沒有偷渡的企圖，倒彷彿地是在向我們表示他們是有準備的，教我們不要去夜襲。第四團第三營知他們

隔河對峙，亦不讓他們安寧。

一直至八日早上六時左右，敵人買昨日的餘勇，用砲艦六艘，飛機二十幾架，向我們第三營的陣地射擊轟炸，以爲步兵前衝的序幕。不多一會，使用鐵甲車數架，掩護步兵千餘人，向第三營的陣地猛烈地進攻。炮火一時異常緊密，激戰至三個鐘頭左右，我們的陣地一點沒有動搖，終於鎮定地將敵人擊退。但敵機仍然在空中擲彈，竟日不止，敵艦亦不時發砲，第五團第二營駐地中彈數枚，略有死傷，總計兩團陣亡士兵五十三名，傷二十三名，有官長在內。

九點鐘時，接到師長發自真茹的命令：

一、頃奉總指揮蔣二月七日午后十時二十分命令如次：

1 據各方確報，敵陸軍約一師團，將沿江灣瀏河之綫，壓迫我軍左翼，敵應租界內之陸戰隊殘部，有佔領吳淞及閘北之企圖。

2 本軍以保護國土，實行自衛之目的，展開於上海附近京滬鐵路南北之綫，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北地區，對來擾之敵，迎頭痛擊，壓迫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

3 六十師担任北站，閘北，江灣之綫，以一部固守北站，閘北，主力集結於大場，東北一帶地區，相機迎擊由浦江進犯之敵。

左翼與翁旅切取聯絡。

4 七十八師除翁旅（欠第六團）死守吳淞外，其餘在北新涇至真茹之綫，對中山曹家渡警戒。

5 六十一師以一團控置於羅店，派出一部至瀏河，小川沙沿岸一帶警戒江面，主力則應於八日拂曉前，集結於瀏行至大場一帶地區。如瀏河方面無敵情時，則相機策應六十師。

6 八十八師（計三團）及八十七師宋旅（計二團）為總預備隊，位置於南翔紅橋間。

7 憲兵第六團担任高昌廟，能華一帶警戒，仍歸司令部指揮。

8 八十八師王旅古團担任虹橋北新涇之綫警戒，歸師師長指揮。

9 補給：a，糧食準備半日量，b，強藥儲藏所設南翔。

10 通訊計劃如另圖（略）

二、本師遵照右令要旨，決定處置如左：

1 一五六旅將虹橋北新涇之防務移交古團後，集結於真茹雙南大學附近待命，但須派一團担任北新涇至真茹之間。

對中山路曹家渡警戒，左應與張團，右與古團切取聯絡。

2 一五六旅（欠張團）死守吳淞，應與六十師聯絡。

3 一五六旅張團担任真茹車站以北至大場間之警戒。

4 其餘直屬隊在原據點。

根據上方的命令，我轉飭各團遵照下面的佈置：

1 敵情及友軍情況知歸長命令所表示

2 本旅（欠張團）遵命在吳淞死守。

3 各團照注意之事項如下：

（1）加強工事，多開掩蔽部及交通溝，並在各駐地利用房屋，多設據點，以備各自為戰。

（2）盡量準備糧食。

（3）每兵補足彈藥五百發，手榴彈四枚。

我們當時所採的戰略，就是在這次命令裏面所說的，「利用房屋，多做據點，以備各自為戰。」我命士兵各在原駐地的小村落裏面，構築堅固的工事，以備敵人登陸時各自為戰，戰至完而後已。因為我們兵力單薄，敵人以海陸空三面的全方向我們壓迫，若和他們作大規模的會戰，恐怕不易支持；所以我決定化整為零，使敵人於實行占領時，不得不付加倍的代價。丘參謀主任國珍盡日親出各處指導士兵構築掩蔽部和交通溝等，這些工事，當時是頗為完備的。

從九日起，接着好幾天沒有強烈的戰事，只是一些零落的砲戰而已。九日的上午自九時起，不斷地有敵機向我們的陣地偵察。因為我們的士兵都在掩蔽部裏面，沒有成羣的隊伍給他們做擲彈的目標，所以他們亦省卻了多少炸彈。但偶然發見多少人影時，他們便在上面開機關槍。敵艦在出入口時，亦隨意向我們發炮，總計這天共發二十餘砲。我們第四第五兩團一共死士兵七名，傷十名。敵機每每於往還偵察之後，在空中作信號，以為敵艦發砲的標的。在最初幾天，我們的士兵有在日裏造飯的，敵機發見了炊煙後不一兩分鐘，敵艦便隆隆地向出煙處轟擊；所以我們以後不許在日裏造飯。敵機在上面偵察時，大概吳淞是如無人之境的。但敵機既然找不到人，在找到目標明顯的房屋時，亦必炸燬之而後已，所以日裏我們把士兵分駐在掩蔽部裏面，夜裏才讓他們住在房屋裏面。在夜裏，當敵機失去了偵察和轟炸的能力時，是我們最活動的時候。

下午六時，師長撥地雷隊一排歸我指揮，我轉飭歸鍾團長。着他們把蘊藻浜各段的橋梁繼續破壞，并在沿河各要點安設地雷。

十日上午九時，敵機仍舊在吳淞的晴空上向我們的陣地偵察，時時以零碎的機關槍向下

射擊。敵艦三艘，在進出黃浦江口時，一共向我們發了二十餘砲，同時並用機槍向我們沿江的陣地掃射。對着這樣靠近河岸的敵艦，令人想到重砲的可愛。這一天，我們陣亡的士兵一共四名，傷六名。

這時六十一師已有一團進駐楊行，他們派出一營在曹家橋，紀家橋沿蘊藻浜北岸一帶施行警戒，使我們吳淞陣地的右翼更爲堅固。

十一日早上，據第四團第三營營長梁文報告：說在蘊藻浜附近，發現敵人二千餘人，並且有一部分向右方移動。遂令梁營長嚴密注意，但後來並無變化，這天的情況和昨天差不多：敵機三架，去來頻仍，在我們陣地上視察頗密。敵艦在出入口時，照例向我們開砲，一共開了十幾發。我們仍然有少數的戰士在敵砲下犧牲。第四團死士兵六名，還有一位排長受傷。在砲戰方面，亦正如空戰一樣，我們只有設法減少敵方的威力而已。每每在接觸時，我們便極力企圖和他們步步接近，短兵肉搏，混成一線，使他們的砲火失其效用。至於敵艦上的砲，單獨遙擊時，我們只有習慣之而已，一月前後，都是這樣。本來在國際戰爭上對方還是一個數一數二的強國，但我們卻只有步

槍，機關槍，手榴彈以至於迫擊砲來守住我們最重要的要塞，這一回事，想起來只有苦笑而已。

這時我們旅部的駐在地，是在同濟大學以北，費家宅以西，東向對砲臺成爲直線的一個小村落上，名字叫大金家村，在這個小村落裏只有四五個人家，掩護在竹林裏面；但我們旅部所佔的地方卻不過是兩間極小的房子。在小房子的一角，我們挖了地窖，敵砲和敵彈來時，我們就暫時搬進地窖裏面。可是這樣的地窖，若敵彈炸在附近的地方，自然可免波及，若是不偏不正的打在上面，就只好當是活埋了！地窖只夠容兩個人睡覺，是我和丘參謀生用的；不過有幾次滬上的民衆代表和朋友來看我們時，我們亦嘗請他們暫到地窖裏來屈膝這是當敵砲隆隆不絕的時候。地窖裏面裝有軍用電話，我時常在那裏聽取各方面的情報。同時參閱圖樣，那是憑藉一根小白蠟燭的微光的映照，才看得見的。我記得我貧苦的兒時生活，嘗有一次在山洞裏過了好些時，食野薯，飲溪水。地窖的生活使我起了極趣味的回憶。我們的護兵亦有他們自己的地窖，他們並不是想挖來避危險，簡直是挖來好玩的。

另一間小房子是我們辦公的地方，亦就是會客室（雖則是危險萬分的戰地，但時常有熱

心的同胞來看我們。那裏面只有一隻方桌和兩三條長凳而已。方桌上而除了一點文件外，是兩三罐已經開了封的冷食品。壁上貼了幾張圖表，我記得還掛了兩頂日軍的鋼帽。就在這樣的土房子內，我們高興地生活着。

那裏還有一個小廚房，但除晚上以外，是不舉火的。我們長是喫着米膏，炒米，罐頭，餅乾，牛乳——類的東西。這些都是愛國的民衆惠賜給我們的。他們代我們設想一些最便當最好喫的東西，使我們喫了又有氣力又高興。

但是我們並不是如何的緊張和忙碌的；自然緊張和忙碌的時候亦有，那是在我們有了殲殺敵人的機會的當兒。其餘的時候，我們倒是閒暇不過的，白天比黑夜更爲閒暇。我們時常說些好笑的話來混雜敵人的砲聲；在戰壕裏的士兵更悠閒地唱曲，這是去參觀過的人都知道的。後來丘參謀主任閒空不過了，竟在地窖裏著起書來。他著的是一本游擊戰術，我亦隨時供給一點意見。砲聲起來時，他一手掩了耳朵，一手不停地寫下去。這本書在兩三天裏就完成了。丘參謀主任這本書是特爲東北的義勇軍而寫的，他對於眼前在戰鬪中的吳淞倒若無其事，卻是在爲東

北的義勇軍操心。

我們的政治工作人員，這時亦緊張地工作着，他們在各處宣傳鼓勵，寫標語和做文章，我們旅部出版的血潮日報，在戰爭期間內，不嘗停過一天。裏面除了刊載長官的訓話和鼓勵的文字外，還撮錄每日的政治新聞和軍事狀況。許多官長和識得字的士兵們，都拿來在戰壕裏當讀物。這種工作是有相當的力量。

砲彈亦嘗光顧到那座小村落裏。有一顆砲彈擊折了一株樹。另外在竹林裏，有一隻白山羊亦給砲擊死了！飛機嘗在上面拋下炸彈，在屋東的小塘旁炸了一個大窟，把那小塘擴充了！此外不嘗受到別的災害。屋外在向北面郊野的路口，我們築了一道堅固的防禦工事，那是預備敵人就是打到我們的面前來，亦還是有一場惡戰的。

這時在曹家渡警戒的六十一師的部隊的前哨，已經開始在和敵人接戰了。同時紀家橋一帶亦步步喫緊。一直至十二日早上，敵人愈戰愈兇，企圖在那裏強渡。紀家橋亦是我們的六十一師防地，兵力充足，可無顧慮。我們的第四團爲牽制在紀家橋進攻的敵人，分散他們的力量起見，

命迫擊砲連和第三營用猛烈的砲火，向蘆藻浜對岸的敵人射擊，敵人亦相當還槍，同時敵機即來偵察並拋擲炸彈數枚，敵艦七艘，亦在黃浦江往來移動，向我們發砲三十餘響。我們祇陣亡士兵二名，傷一名。

這一天，爲救濟閘北戰區難民起見，雙方同意停戰四小時，從上午八點鐘起至十二點止。但吳淞方面的砲聲，並沒有因爲停戰而靜止。敵機竟日飛翔，並用機關槍向下面射擊。

九點多鐘時，總理夫人親來前線慰勞我們。她們在我們的土房子裏面坐着時，敵機在上面軌軌地響着。我奉陪她們在外面巡視了一週。到十一點多時，她們才回去。在田野上行着時，在她們頭上重複地飛過的敵機，嘗向她們放槍，師長和丘瑞琛旅長亦來視察指點。

下午八點鐘時，吳淞鎮上忽起大火，四處延燒，我們疑心這是漢奸的賤行。在滬戰中，我們最大的恥辱，是有着許多漢奸，供給敵人使用。這真是在我們潔白的民族的靈魂上，撒了一個汗點。但這些都是一班沒有受教育的可憐的愚民，他們腦裏從來沒有國家觀念，臨時又爲飢寒所逼，所以幹出來這樣忍心害理的事。這次的事是過去了，倘如將來對外作戰時，仍然有一班所謂漢

好，則不但那班漢奸們該殺，就是我們都得負相當的責任的。

我們派一部分的士兵，從事於救火的工作，好不容易才把牠撲滅了！但是吳淞鎮上經了這些的砲火，大半都只留着幾堆土牆了！

（四）紀家橋之戰

從十一日起，紀家橋和曹家橋一帶驟形緊張，直至十三日遂激成一場酷烈的大戰。

拂曉時，敵人利用煙幕的掩護，在曹家橋一帶偷渡，因為煙幕蔽天的關係，我們的前哨發覺時，敵人差不多已偷渡完畢了！這次敵人來攻，人數約在二千以上，是不待手即不能手的。曹家橋紀家橋一帶為我們六十一師的陣地，當即奮起應戰，當時雖然發覺稍遲，但幸而未遲至使敵人有構築堅固陣地的機會。接觸一會後，我們的部隊即向前衝鋒，企圖將敵人一氣衝退，但敵人數既多，砲火強烈，機關槍彈如密雨亂射，阻止我們的前進。我們陸續的作了幾次嘗試，都歸失敗，犧牲了相當的力量。同時，敵人亦猛力來衝，再接再厲，我方奮死抵抗，屢次陷於苦戰。在這時候，我

們陸續增加隊伍，再次衝鋒，無如敵人據地已穩，終不得手。從上午八點鐘激戰至下午一時，槍聲未嘗稍疏，衝鋒至數十次，我們的兵士傷亡過多，形勢頗為危殆。但我們始終採取攻勢，企圖將敵人趕回，六十一師的一二二旅，用兩團的兵力，攻擊敵人的正面；一二一旅派出兩營由廟行一帶，攻敵人的背後，尙未能將敵人搖動，而敵人愈戰愈衆；我們各處的部隊，則因為反攻的緣故，損大都很不少。激戰至二時左右，敵人聲勢愈猛，砲火加烈，更使我方難於接近。曹家橋和紀家橋都在敵人佔領之中，沒法奪回。

下午一時左右，我當令丁團派一連，前往曹家橋和六十一師的部隊聯絡，該連到達時，恰好該處的部隊正在和敵苦戰中，該連即加入援助作戰。至二時左右，我再調第五團丁團長率所部（欠一營及一連）由吳淞向曹家橋方面，側擊敵人的右背側，企圖援助六十一師克復紀家橋；恰好這時張副師長因為看出形勢艱難，一時無克復希望，着丁團無須開來增援；當時丁團已到達蔡家宅，遂重調回原防。

張副師長的意思是：白日反攻，以敵人之衆，頑強相持，恐怕不易得手，反損失自己的實力。所

以他計劃着一個巧妙的夜襲。晚上九點鐘時，他自己親帶了兩營人，用手榴彈和手槍，靜悄悄地往襲日軍的宿營地。整天疲勞的敵人，這時正在沉熱的酣夢中，一直到手榴彈的炸裂聲在耳邊震撼時，他們這才驚起亂竄。在白天萬分兇狠的敵人，這時才一點抵抗力都沒有。他們驚慌之狀，達於極度，只顧奔突逃命，所以不到一點鐘的光陰便完全解決了。

本來此次是可以把敵人全部殲滅的，但冥冥之中，還給他們留了一條生路：因為這時蘊藻浜恰值潮退的時候，浜水涸淺，使他們有機會涉浜而過；在事實上，他們是有一大部分逃脫的，但亦夠死傷了。特別是在黑夜裏，出其不意地攻其無備，所以戰利品非常的多。機關槍、步槍和鋼帽以及敵旗之類。

當六十一師在舉行夜襲時，我令第四團第三營和迫擊砲連，開始緊密的射擊，佯作進攻聲勢，以遙助紀家橋方面的進襲。到十時許，已經接到張副師長的電話，說是在九點四十分時，便已經把敵人全部解決了。這真是神速之至！而張副師長的勇敢多謀，亦是不可及的。

夜襲是在我們這方面最有利的戰略，因為一則使敵人的飛機、大砲和多量的機關槍，失去

或減少其效用。二則我們利用熟識錯雜的地形，運動和白天無殊，使敵人張皇迷失，進退狼狽。所以夜襲是我們制敵最妙的法子。

在這天下午的戰役中，我們委實遭受很大的損失。六十一師營長李榮熙，就在二時許的激戰中陣亡。李營長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和我同一年級的。他是一個沉着寡言實事求是的革命軍人。他平素最憎恨日本，所以這次作戰他特別奮勇，以至在前線殉難。他的死亡，委實是我們的損失。他的朋友吳營長履遜嘗在火線上爲他作了一篇弔文，順錄在這裏：

「李營長榮熙，廣東台山縣人。民十四年，東渡學軍事，入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十七年秋學成歸國，服務於第三師司令部（即今之六十一師）爲上尉參謀。士官學生回國服務者，至少爲少校；李營長受上尉職，同學多非笑之。而李營長以做事非做官，處之泰然。後以在花縣戰張發奎之役，受知於蔣總指揮，不三月，調升爲少校參謀。半載後，任第六十師第九旅第十八團第三營營長。李營長沈實而能幹，其事上撫下之得體，尤爲他人所不及。在校時除研究軍事外，尤注意於國際及國內政治；其論事多切時病，而結論必以中國青年宜實事求是，不

可徒尙空言相勉同學，同學以趨多敬愛之，而許其將來必能爲中國創造一番真正事業；今不幸竟以抵抗倭寇之侵迫而成仁，享年三十有三。嗚呼痛哉，因爲詞以哀之曰：

嗚呼，榮熙哥，你成仁消息傳來，遜不自知悲哀之何從也！國家岌危之秋，從此乃少一真正愛國之士矣；末世道義不張，從此乃少一誠敬對友之人矣；軍隊腐敗，從此乃少一堪作模範之軍人矣；空談遍天下，從此乃少一實事求是之國民矣；自私自利滿社會，從此乃少一爲公犧牲之仁人矣。嗚呼，榮熙哥，你成仁之消息傳來，遜不自知痛恨之何從也！倭寇之兇饒未摧，從此乃少一殺敵之健將矣；國家之地位尙未臻平等，從此乃少一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鬪士矣；人民之痛苦未除，從此乃少一爲民衆謀福利之使者矣。嗚呼，榮熙哥，你成仁消息傳來，遜且悲且恨，且思而且喜也！人莫不有死，死或重於泰山，今哥之死，死得其所矣！哥之死，乃爲軍人爭人格者也；哥之死，乃爲民族求生存者也；哥之死，乃爲國家樹威嚴者也；哥之死，乃爲公理作保障者也；哥之死，乃爲正義求伸雪者也；哥之死，乃所以振國魂而醒人心者也。嗚呼，榮熙哥，中華民國之人，將因哥之死而勇敢向前流血，將使所流之血如洪水巨濤，以沖滌國家之

恥辱於無有之鄉，而使哥含笑於九泉，哥之同胞弟兄骨肉朋友，將因哥之死而更視死如歸，以竟哥未竟之志，誓將倭奴之血，以奠祭於哥之靈前，嗚呼榮熙哥，哥其瞑目可也，哥其瞑目可也！

鄭團長爲揖亦在陣地上受傷，他受傷之後，仍舊奮勇指揮，不肯退回，後來是人家強制他睡到救傷床上去的。

敵人受了這次的創傷後，對偷渡蘊藻浜的企圖，雖然覺得是佔領吳淞最好的法子，但亦像無味的雞肋了！

十四這一天，他們採用了最安全的攻擊法：用十幾架飛機在上面擲彈，十二艘敵艦，向我們紛紛地砲擊。對於這些，我們是如常的鎮定的。只有第五團第二營第五連的連長羅彬，因爲太鎮定了，所以讓敵機炸死。羅連長當時在砲台灣附近陣地，督率士兵工作；他穿的是官長的長外套，成了一個極明顯的目標，飛機在上面飛過時，他悠閒地觀玩着，不求掩蔽，所以終於遭了無妄之災。本來我們在那裏，爲求減少目標起見，官長是和士兵穿一律的服裝的；飛機來時，我們都得停

止工作，靜伏不動；或則是跑進掩蔽部裏面去的。這一天，我們一共陣亡官兵四名，傷四名。

鐵血軍亦在這天上午趕到吳淞，是師長調來幫我們工作的。後來證明這鐵血軍有很大的用處。

十五日早上六時左右，敵人便又來向我們攻擊了。敵人的用意好像是在使我方應付勞瘁，然後企圖佔領。這時有敵機十三架，不斷地在吳淞寶山一帶轟炸，同時敵艦八艘，亦一齊向同樣地區射擊。經過一陣緊密炸擊後，敵人用舢板數十隻，滿載陸戰隊，企圖在我們的炮台正面登陸。經我們擊退了，第二次又來；第二次擊退了，第三次又來。一直嘗試了十幾次，結果都被我們擊退。其實當時就是放任他們登陸，亦是在我們掌握中的。蘊藻浜車站附近的敵砲，更不斷地向我們第四團第三營的陣地轟擊，目的是在將我們前線的陣地炸壞。但除了砲擊之外，他們並不前來衝鋒。敵人的砲擊，固然能給我們以相當威嚇，致我們以相當死傷，但死傷之數，若和敵彈的數目比例起來，那就覺得微乎其微了！他們前後一總所發砲不下數萬發，但我們的死傷總算頂多亦不過二三百人而已！

敵砲一直至下午六時左右才停止射擊。我們統共陣亡士兵七名，傷官兵十一名。第四第一營的營長鄧啓忻亦受傷，當他勇敢地指揮士兵擊退敵人的舢板的時候。

這時廟行方面的形勢亦緊張起來了！我因為我們守吳淞的部隊，應戰至今，傷亡甚衆；但敵卻正積極增厚兵力以圖襲取，爲死守計，兵力不能不加厚一點，所以請師長將第六團調回建制。旋奉師長的命令，准予調回該團第三營來吳淞增防。營長吳履遜即率所部，在十六日上午三時到達。該營即住在離旅部不遠的費家宅，作爲該旅的總預備隊。

這天上午，方振武、張子廉、吳邁三先生代表民衆團體來慰勞我們，爲我們陳說滬上民衆團體的救國工作的狀況；給我們以極大的欣慰。我亦向他們陳述我們的犧牲的決心，吳代表竟至於離座向我下跪，這亦是一件使我極爲感動的事。同時我也威想到中國民衆的可憐，到底我們已建樹了什麼功績，而值得他們這樣的寵愛推崇？

十六日的情況較爲寧靜，但敵機仍然四處偵察；敵艦亦有意無意的向我們發了幾砲，那是跟着飛機的信號而發的；同時並在張華浜一帶巡視。我們照例有幾個犧牲者：死一名，傷四名。

十七日的情況一如十六日。我們陣亡士兵三名，傷一名。

大概日人亦感覺到固有的兵力不夠使用，不願意作徒然的犧牲，所以暫時靜止不動，以待他們新到的生力軍配備佈置完畢之後，再圖大舉來犯。所以雖然在靜止時，我們已先預感到更劇烈更長久的戰鬪了！

下午十時十接到師長從真茹發來的命令如下：

奉總指揮十六日下午十二時命令開：

一、據瓏報敵金澤第九師團，及久留米第十二師團之一混成旅團，由敵第九師團長植田吉指揮，於本月十四日全部到瓏，總數約三萬人，適合敵海軍陸戰隊之殘部，企圖進佔我吳淞及上海南北市。

二、我軍以保土自衛之目的，擬佔領南市——龍華——北新涇——風茹——閘北——江灣——吳淞——寶山——月浦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北之地區，迎——關北——江灣——吳淞方面來犯之敵，待機出擊，壓迫之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其兵力部署區分如左：

甲、右翼軍。

壓佔領由南市——龍華——北新涇——真茹、閘北——江灣之線，保持主力於大滬、真茹之間，迎擊當面之敵，待機

出擊，壓迫之於引翔港方面而殲滅之；但須以一部有力部隊，死守南市——龍華，作全軍右翼之據點，其詳細之兵力部署如下：

1 八十八師獨立旅（欠古團）暨憲兵第六團，担任警戒南市，龍華，虹橋，豆北新涇河以南（河周之）之綫。但須以有力部隊，死守南市龍華為右翼之據點。

2 七十八師（欠翁旅）暨古團担任警戒北新涇河以北，曹家渡，中山路，真茹車站北端之綫。主力控置於真茹鎮西方附近，相機迎擊當面之敵及策應六十師（警備配備同前令）。

3 六十師佔領北站——關北，三八字橋——江灣北端之綫，主力控置於中央，迎擊江灣當面之敵，相機向虹橋引翔港方面出擊。

4 六十一師為右翼軍預備隊，集結於大場鎮西南一帶，以一部死守江灣鎮。

5 作戰地境暫不規定，惟各師之左右翼須與隣接師切實聯絡為要。

乙、左翼軍。

應佔領江灣北端，宜廟行鎮東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橋之綫，主力控置於大場鎮北橋行鎮南及劉家行之間，迎擊由江灣北方地區來犯之敵，相機出擊，向殷家行鎮附近壓迫敵人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但須以一部在羅店——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機策應吳淞。要塞地區守備隊歸左翼軍張軍長指揮，須以有力部隊，相機進佔楊華浜車站，萬不獲已，則死守吳淞寶山之要塞，以為全軍左翼之據點。

丙、作戰地境

右翼軍左翼軍以沈家行——江灣鎮——大場之線爲作戰地境，線上屬右翼軍。

丁、航空隊須努力妨害敵機之活動而掩護我軍之作戰，如能做到，則努力爆發擊引翔港附近之飛機場及其砲兵陣地。

戊上述各部，須於明（十八）日午前三時以前，完備一切戰鬥準備。

三、本師暨古團以死守吳淞及佔領北新涇、夏匯車站北端之線，相機迎擊當面之敵，及策應六十師之目的，其兵力部署如次：

1 第一五五旅率一二兩團隈本（十七）日下午十一時以前，移駐國際，無線電台西端王千里宅附近爲師預備隊。

2 第三團担任北新涇河（河不在內）以北夏匯家渡沿中山路至夏匯車站在內之線之警戒，並須努力加強及改良已構成之工事，右翼與八十八師獨立旅左翼，與第六團切實聯絡。

3 第六團（欠第三營）擔任夏匯車站（車站不在內）以北大場鎮（大場鎮不在內）之線之警戒，並努力加強及改良已構成之工事，右翼與第三團，左翼與六十一師切取聯絡。

4 第一五六旅旅部率第四五兩團及第六團之第三營死守吳淞，並須以有力部隊，乘機進佔張華浜車站，協助友軍追敵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

5 各直屬隊暨古團，仍照現在位置，擔任原定警戒任務。

四、通訊及聯絡：

淞滬血戰回憶錄

以電話爲主，各部遵照前令及作戰計劃辦理。

五、補給：

1 糧秣，各部隊無論何時，須存貯半個月以上之糧秣，由各部隊就近採辦，若萬不獲已，由師軍需處採辦發給。

2 彈藥總庫在真茹。

六、衛生事項：

1 各國應在前線設綑帶所。

2 師在真茹設立野戰病院，在南翔設後方醫院。

軍階區分表

右翼軍指揮官第十九路軍長蔡廷鍇。

六十師

六十一師

七十八師（欠翁旅之四五兩團）附八十八師獨立旅古國

八十八師獨立旅（欠古翁）附憲兵第六團及南市一帶警團

左翼軍指揮官第五軍軍長張治中

八十七師

八十八師（獨立旅一旅）

淞滬義勇軍（現在瀏河集結）

要塞地區指揮官正指揮官譚啓秀、副指揮官翁照垣

一五六旅（欠第六團（缺一營））

午夜的時候，又接到左翼軍指揮官張軍長本日下午四時發於南翔的命令：

一、奉總指揮蔣二月十六日下午十二時命令（附軍隊區分）……（命令內容如上）

二、本右翼軍應佔領江灣北端巨廟行、東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橋之線。主力控置於大場鎮、北楊行、鎮南及劉家行之間，迎擊由江灣北方地區來犯之敵，乘機出擊，向殷行、鎮附近追敵人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以一部在羅店、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機策應吳淞。

三、本左翼軍兵力部署如左：

1 第八十八師（欠一旅）應佔領江灣鎮北端至周巷無名河南岸之線。右與十九軍，左與八十七師確取聯絡，惟主力須控置於大場鎮以北地區。

2 八十七師二六一旅，應佔領由無名河北岸沿胡家莊至廣家橋之線，右與八十八師，左與吳淞要塞地區隊確取聯絡。

第三五九旅應派兵一營，歸二六一旅宋旅長指揮，其主力為師預備隊，應控置於楊行至劉行大道上之火燒場董陸。

宅附近。

3 要塞地區隊之任務，如總指揮蔣命令所規定。

4 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爲軍預備隊，集結於劉行北之太平橋張家橋附近。

四、各師須於明日（十八）午前三時以前，分別與我十九路接警防務，並完成一切之戰鬥準備。（餘略）

注意：日前我軍與敵作戰，純係巷戰性質，現敵軍主力漸向北移，此後應特別注意野戰。野戰尤須顧慮敵利用重兵器，對我應一點衝破，及側翼包圍。故我軍對此，須應預防，其方法如左：

1 兵力配備，前線不宜過厚，須置重兵於後方，力求縱深配備，以期減輕損害而策應便利。

2 散兵壕切忌聯成一線，致敵飛機易於偵察，應按地形地物，分散配備，重疊構築，尤應設置掩蓋，如得時間餘裕，則增設二線三線，俾能強硬抵抗。

3 距本陣地較遠之處，配設假裝物偽工事以亂敵目而分散其火力。

4 機關槍陣地，爲戰線之骨幹，務必求其堅固。

5 指揮之重要者，爲各級官之通訊，故其設備須力求靈活，尤其部隊與高級指揮官之聯絡，須十分確切。

這時英法美各公使的調停，顯已到了絕望的段落，政府和民衆都不能接受敵人無理的要求，倘如我們可以自動撤退無論若干遠，倘如租界周圍可以設立中立地區，則根本就不和敵

人衝突。我們還沒戰敗，自然不能接受這種要求；我們即使戰敗了，中立地帶的條件仍然不能接受！所以這幾天的調停，仍然是製造一場更大更烈的決戰而已。況且敵人以新增援兵之故，方想得機一逞，以洗雪以前屢戰屢敗，頻換主將的恥辱，所以這時已經有日政府當局訓令植田向我們致哀的美敦書的消息。我們這方，亦早已看出調停的決無結果，所以只是準備着來接受一場新的血戰而已。

不過，因為在調停的進行中，所以這數天來都無劇烈的戰況可言。

在師長的命令中，我們是要以有力部隊，乘機進佔張華浜車站，協助友軍以殲滅敵人的，所以在十八日的上午十時，我令第四第五兩團，各派官長，偵查出擊的道路，和蘊藻浜可以渡過的地點。我們預備在必要的時候，決以第四團固守原有陣地，而以第五團（欠一營）及第六團的第三營擔任出擊。後來據鍾團長報告，說是蘊藻浜河水深約丈餘，闊約五十米突，並且對面有敵人強固的防禦工事向我們瞰制，正面極難渡過。將來出擊時，必須由永安紗廠右側及胡家宅的紅屋附近，實行強渡，比較的容易。丁團長亦有同樣的報告。我便令丁團長準備一切，機會到時，我

們便要在吳淞以外的地區活躍了！

下午四點鐘時，師長撥山砲二門，趕來吳淞歸我指揮。該項山砲在晚上九時左右到達，我當即轉飭歸鍾團長，着在同濟大學西方約三百米遠的一座小村落，佔領陣地，準備掩護我們渡河出擊。

在十八這天晚上，軍長便接到敵方的所謂哀的美敦書了！這哀的美敦書是我們所應該記得的，所以把來錄在這裏：

「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

(一) 貴軍應即從速中止戰鬪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擬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淞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樓鎮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北二十啓羅米突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砲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

(二)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祇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

(三)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

(四)貴國對於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的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證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

(五)關於在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

(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二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

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閣下。」

在不宣而戰已經過二十多天，戰事損失已非常嚴重之後，日人才來向我們下哀的美敦書，這是一件又可惱又可笑的事。他們的目標，不過是想向世界人士掩飾以前的敗績爲不足數罷了。其次則是想給他們以後更殘暴的行爲，作一種完全沒有理由的藉口。再次則是想對於我們一致的戰線起挑撥離間的作用。在這封哀的美敦書中，我們亦可見日人的驕誇，狹隘，潑辣和陰狠了，軍長給他們一個最得體的答覆，市政府亦給他們一個嚴厲的駁斥。這哀的美敦書的提出，只是敵人最拙劣的表現而已。但在這樣情勢之下，一場惡鬪是免不了的了。

十九日雖然還是敵人在佇待我方對於哀的美敦書的答覆的期間，但他們仍然繼續軍事的活動。早上敵機凌空偵察，在晴和的天空中向我們示威。同時黃浦江裏的日艦七艘，一齊向我們吳淞沿岸的陣地轟擊。因爲發見我們的守兵還擊的緣故，又用機關槍向岸上掃射。張華浜車站的敵砲，亦繼續地用重量的砲彈擊毀我們蘊藻浜沿岸的陣地。後來我們發見敵人有在蘊藻浜車站附近埋伏地雷的樣子，第三營使用機關槍向該處掃射，敵人有二三十人左右的死傷。我們這邊一總是陣亡士兵一名，傷三名。第四團的中校團附高強斌亦受了傷。高團附是一個極能

耐勞忍苦的軍人，這次守吳淞，鍾團長得他的協助極大。

晚上師長撥來八十八師榴彈砲二門，即轉撥歸丁團長指揮，在金家宅西端的小村落佔領陣地。

(五) 二十日之戰

對於哀的美敦書，敵人大概亦知道我們不會屈服的，這不過是一種希圖捨棄責任的舉動罷了！軍長的答覆是在十九日午后七時，大概在十九日的晚上，日人便決定二十日的決戰了！

二十日的早上七時，是敵人哀的美敦書滿限的時候；就在這時，敵人傾海陸空軍的全力，向我們閘北、江灣、吳淞全線開始作總攻擊。在閘北方面，以八字橋激戰為最烈，敵人用坦克車十餘，掩護步兵千餘人衝鋒，我們用機關槍痛快地射擊，同時並奮勇用手榴彈轟炸，並施放地雷，炸毀他們的坦克車兩輛。劇戰終日，我們的陣地全未搖動，而敵人卻受了極大的損失。在江灣方面，敵人用最大的兵力向我們八十八師廟行鎮的陣地壓迫，他們同時用坦克車、砲隊、騎兵和飛機，以

崩山倒海之勢，向我們的陣地進攻，我們方面因為兵力比較的單薄，所在陣地竟被敵軍破壞，但仍奮勇支持，至下午二時左右，我方略為向後撤退，在這時候，敵人嘗進佔江灣跑馬廳。但後來我們六十一師增援的部隊開到後，便會同反攻，於把敵人擊退殲滅之外，還奪獲得極多的戰利品。

在吳淞方面，在早上七點左右時，便有敵艦十二艘，向我們的陣地猛烈砲擊，同時敵機二十八架，亦在上空擲彈助威；張華浜的重砲八門，野山砲二十四門又復出現，緊密地向我們的陣地射擊。這幾乎是敵人所能向我們進攻的火戰的總力量了，我們亦盡所有的砲類，向他們密密地還擊。寶山城獅子林一帶，尤為敵人砲彈最烈的地方。在這樣強烈的砲火之下，我們的士兵還能夠沈着地等待最後的結果。有一些士兵，竟因為炮火的巨聲所震，至於耳聾。但由砲火所激起的殺戮敵緒情亦極度高張，有幾個士兵竟因按納不住，不待命令，在猛烈的彈雨中，狂呼前進。

強密的砲戰一直繼續至下午三點多鐘，這時敵人用裝甲電船三隻，掩蔽民船三十餘隻每隻滿載陸戰隊三十餘人，在飛機砲艦掩護之下，希圖在我們炮台台灣附近的江岸，強行登陸。這是我們最活動的時候，我們用強烈的機關槍向他們密密地射擊，不讓他們有接近的機會。他們的

飛機在上面所擲下的炸彈不能命中，敵艦的砲彈多半落在無效的地方，所以我們能夠鎮定地將敵人擊退，充分發揮我們的機關槍的威力。

這樣的將敵人擊退後，戰事才好像到了一個段落，但敵砲仍然無聊地射擊着，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時才漸漸靜止。敵人在下哀的美敦書後的全力總攻，總算是失敗了！

這次我們在吳淞方面，並沒有若干的損失。只是鐵血軍在他們的駐地潘家宅，被敵人的砲彈擊中，死了四人和傷了十五人。

二十一日仍續有戰鬪，從早上六時起，敵人在張華浜車站附近的重砲，仍向我們第四團第三營的陣地間斷地轟擊。前後共發數百砲，但我們損傷微乎其微，照常靜守不動。敵艦十三艘和敵機十八架，同時亦向我們吳淞全地轟炸。戰爭至於此時，吳淞鎮以及炮台灣一帶已經是千瘡百孔，已經是炸無可炸，擊無可擊，所以敵機和敵艦的轟炸，已經是多餘的了！雖然對於民房損失難計，但對我們的戰士都極其微細。並且後來因為聽慣見慣之故，竟至連示威作用都低少下去。這種不斷的砲擊只是表示他們沒有法子實行佔領而已。

這時蘆蕩浜方面發現敵軍四百人左右，有乘隙渡河進攻的樣子。但爲我們的機關槍和步槍，不費力地擊退了。他們的攻擊精神根本就不旺盛，經不起強烈的反擊，若像張副師長那樣夜襲的精神，他們是沒有的。這回的戰事，亦許給了他們以改良陸軍的很大的教訓罷！

但在下午的戰事中，我們以前血戰敗敵的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的連長趙金聲，卻終於以身殉國了。趙連長自七日戰後，晚上即由蘆蕩浜撤回，位置於永安紗廠內，沿紗廠的四週，構築壕溝，並在牆上鑿槍眼，據險固守。不幸在下午三時左右，砲戰正烈時，有一顆從張華浜方面飛來的敵彈，穿過鐵窗，在廠內轟然炸裂，趙連長和他的排長劉德標及士兵六名，都肢裂身碎，血肉橫飛，至於不能辨識。尤其是趙連長自身，頭顱和四肢均不知去向，無從尋獲，祇餘一段殘腔而已。

此外，在這一天中，士兵傷亡的總共十二名，第三營的機關槍連連長陳錫榮亦受傷，陳連長苦戰多天，功勞亦是極大的。

第三營，在守吳淞的戰役中，是居在極勞苦的地位的。他們位置在吳淞鎮鐵橋頭附近，沿着蘆蕩浜北岸，和對面張華浜一帶的敵軍相持，已經經過了二十幾天，每次敵機和敵砲——尤其

是敵砲——向我們轟擊時，多半以該營的陣地爲焦點；死傷之大，是不必說了就是留存着的官兵，亦已疲憊不堪。十七日那天，我因爲他們的死傷過大，力量減少，而該營防線，又屬敵人進攻的要衝，所以抽調駐守寶山的同團第二營的第五連，前往增防，還沒有將全部調換。這天下午接鍾團長的電話報告，說是該營死傷已多，不死的官兵，亦因爲砲火不斷地激震，精神體力，均非常勞瘁，其中有因爲砲聲的刺激而成耳聾的，有因爲奮興過度而致發狂的，許多士兵的動作都失了常態，若不調防，恐怕防務有礙等等，我當即調第五團第三營和他們對調，並就在晚上黑暗裏秘密接換，十一時完畢。

敵人的砲火直至下午六時左右才稍爲停息，但機關槍和步槍還是繼續活動，終夜不絕。從這兩天後，一直至三月一日，吳淞方面已無激烈的戰爭；戰事的重心，和以前從開北移到吳淞一樣的，此後已移向江灣廟行一帶我們中央的陣地了！

二十二這天，仍然有敵機十二架，敵艦七艘，間斷地向我們的陣地擲彈砲擊，但只是劇戰後的餘氣而已，但第五團第一連的駐所，卻不幸爲無目標的敵彈所中，死士兵壹名，傷一名，並炸壞

了一些武器，駐所的房屋都倒坍了。

這幾天內，即使在劇戰當中，上海的民衆代表，仍肯冒砲火的危險，前來慰勞我們，送給我們極多的過於美好的食物，並告訴我們民衆方面對內對外的種種活動，給我們以極大的安慰和鼓勵。我亦轉以樂觀的論調去安慰他們，我說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是無限的，是鮮活的，永遠是中國人的自由的中國。我說上海的戰事，亦許我們終歸於失敗，但我們是以這一次的失敗爲將來成功的出發點的。我是一個天生的積極的樂觀者，特別是對於中國的問題，愈壞的情勢，愈使我相信中國已經接近復興的階段。

我和許多熱心的民衆談話時，激昂的時候亦有，但總是歡笑的時候多。我們在土房裏促膝面談，常有說不出來的歡快，忘記了外面隆隆的砲聲。民衆的代表初進來時，他們或則是讚美我們勇敢，或則是勸請我們珍重，但後來他們什麼話都不說了，我們只是歡快地談些關於中國人如何偉大的話。我們談起胡阿毛（大概是廿九那天），他才是一個真正的勇士。我們談起在前線的官兵如何在壕裏唱歌，如何酣戰，如何受傷不肯退卻……甚而至於談到漢奸，我們亦還是

心滿意足的，民衆對於漢奸如此其痛恨，足見他們的愛國心是如何的高漲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幾位先生暢談之後，我們竟想到大家喝一點酒這回事。中外的新聞記者向我們探聽最詳細的戰況，他們回去後把新聞放大起來，對於我們過分的褒獎；影片公司要我們去上鏡頭。我們竟是鬧熱得不得了。我很想說出，守吳淞是我生平最快樂的時候。拿一件事來證明，在那時我們雖然沒在工夫來講究喫的事情，並且時常是冷食的多，但我竟是喫得非常壯健，有點近於肥胖。現在我們從戰爭的緊張中弛緩下來了，應當可以休養一下；但我的體格和精神，都覺得大不如前。我彷彿嘗做錯了什麼事，嘗失落了什麼東西，我實在比在吳淞的時候瘦了許多。鍾圖長和丁圖長都有同樣的感覺，他們亦都說還是在吳淞的時候愉快，我們的軍心，從未嘗有那樣地親切緊密地團結着的。一種同生同死的決心和願望，把我們維繫着，不論是官長，不論是士兵，大家把生命交換看守。在這種精神狀態之下，無所謂痛苦，無所謂艱難，無所謂懼怯，這是一種精神的勝利，真正的喜悅，爲我們在平常的生活中所不能發覺的。

二十三日的情况無多大變化，仍舊是敵機擲彈和敵艦發砲而已。敵機一共是六架，在晴明

的天空裏往來瞰視，牠們顯然是找不到正確的目標，所以總共只拋下了二十多顆炸彈。在下午時，敵人一共向我們的陣地發了三十多砲，我們傷亡官兵六名。對於敵機的炸彈和敵艦的砲火，似乎成爲我們的便飯和茶水一樣了，每天都得領受多少的。

在敵人的砲兵和敵艦向我們轟擊時，我們自然亦相當還砲，但後來我們發見還砲的結果，還不如不還砲的好；因爲一還了砲，敵人便有了假定的發砲的目標，而將砲火集中向我們轟擊；每每在發了一兩砲之後，在我們砲兵陣地左右，便來了一陣密如雨點的敵砲。再者，我們的砲火的威力是很單薄的，到底未能給敵人以巨大的創傷，所以還是不如不發砲的好。以前師長嘗撥來山砲二門，就是因爲發砲的緣故，被敵機敵艦作爲標的，損失頗大，計陣亡四名，傷十一名，所以這天我命令他們歸回建制。

但這時在江灣廟行方面，卻是激戰最烈的時候，日人集中武器和兵力，企圖佔領江灣廟行，以達到他們在閘北和吳淞所未達到的目的。昨天從午前三時戰起，今天從拂曉起，均血戰竟日，戰事的暴烈，遠過於吳淞閘北者之上，特別是在廟行鎮附近的決戰。

二十四日仍然是一套舊戲，從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敵機間斷地在我們陣地上空偵察，先後共擲下炸彈二十餘顆。敵艦二十餘艘，向砲台灣附近發了三十幾砲；並忽然用機關槍向該處沿岸掃射，歷二小時之久。這天我們陣亡士兵二名，傷的亦二名。

在廟行鎮方面，今天上午較為安靜一點，大概敵人因為廿二、廿三兩天的損失，不能不從事於補充和佈置了。但在下午情勢又復緊張起來，連接着二十五這一天整天的大戰。

二十五日，吳淞仍然無激烈的戰事：敵機和敵艦卻是照常活動，從上午六時起，敵機十四架，向我們的陣地上偵察，擲彈，和開機關槍。敵艦八艘，向我們間斷地射擊。敵人的意思，只是在向我們瞰制罷了。這天第五團的士兵死傷各四名。

因為敵兵驟增的緣故，廟行鎮的戰況，在二十五這天非常緊張。事實上，我們的兵力是不夠分配的，但敵人的援軍卻源源而來。下午五點鐘時，接到師長的命令，把第五團抽調開赴大場鎮東南二千米突的夏家宅，為師的預備隊。我即飭第五團將防務分別移交第四團和第六團的第三營接替，趕緊開赴夏家宅。這時我們吳淞的陣地區分如次：

一、以第四團之第三營，接防第五團第二營之陣地。

二、以寶山之第四團第二營，（欠一連及機關槍一排）接防第五團第三營之陣地。

三、以第六團第三營接防第五團第一營及第四團第三營在泗塘河左岸之全線。

四、以第四團第二營之一連及機關槍一排，固守寶山城。

五、前撥第四團第一營為預備隊之第五團第三連，歸還建制。

六、鐵血軍担任寶行路趙家木橋至火藥庫一帶之陣地。

從這樣的佈置，就可知道我們當時兵力的單薄了！但敵人已把全部的力量向江灣廟行方面

面攻擊，吳淞方面已居在次要的地位，所以我們終能繼續守衛，一直到撤兵的時候。

第五團調開後，我命各部特別注意戒備，嚴密地監視敵方的活動，因為敵人仍然有隨時窺

襲吳淞的可能，而我們的兵力又異樣單薄。

第二天，就是二十六，我調上海市民義勇軍——（二百餘人，雜槍五十餘枝）——前往守

衛寶山城；而把原來在該城守衛的步兵一連和機關槍一排，除留步兵一排協同市民義勇軍固守該城外，其餘的都調歸建制。同時又調大刀隊四十餘人歸第四團第三營營長葉文指揮，準備

和敵人肉搏。又由八十七師撥借自動步槍十枝，每營配備二枝，留二枝爲旅部預備隊。這總算在可能的範圍內增加吳淞的兵力了。在這樣單薄的兵力配備之下，是全憑一個犧牲的決心來鎮攝的。

以後的幾天——廿七——廿八——廿九——都沒有什麼變化，每天只是敵機的偵察和擲彈，敵艦的發砲和機關槍而已。廿七日我們祇傷士兵一名，廿八日傷亡各一名，廿九日傷四名，都是第四團的。敵人卻在這個時候大增援軍，他們的十一師團和十四師團均陸續趕到，白川大將亦在這時到滬，這是他們第三次的易帥了。

但在廟行方面，每天都在劇烈的激戰中，敵人除把全力來攻擊我們中央的陣線外，復一再增援，使我方陷於苦戰。自從二十五日起，我們每天都有嚴重的死傷，雖然在陣線上還無若何嚴重的變化。關於江灣廟行一帶血戰的詳情，我們可以在軍部編修的戰史中看見，我這裏只想略說一說我們這一旅一部分參加該處作戰的經過：

我們的第五團在二十五日奉命開赴大場鎮東南約二千米突的夏家宅第六團（欠第三

營）亦在二十七日下午十二時由真茹開抵大場東面約一千五百米突的孫家宅附近。這時我們的一五五旅已經在燕毛灣、楊家橋、夏家滂、廣肇山莊一帶加入作戰了。

三月一日上午九時左右，敵人又沿小場廟、金穆宅一帶，開始向我們中央陣地總攻，起初仍用飛機和重砲向我們陣地轟炸，隨後使用坦克車掩護步兵衝鋒，激戰至十二時左右，我們一五五旅的陣地差不多全為敵人所摧燬，而敵方的砲火又一陣一陣的加烈，敵兵向前線衝進的愈衆，這時幾有全線動搖之勢。就在這時候，五六兩團便奉命歸一五五旅黃旅長指揮，以第六團推進至孟家角方面，第五團則由大場牆前宅推進至談家宅。

第六團進至孟家角時，正值該處敵人砲火最烈的時候，奮戰近一小時，頗有損傷，同時我們第二團在楊家樓的陣地，亦被敵人突破。第一三兩團在夏家滂和廣肇山莊等處的陣地，因為受右翼的牽動，亦紛紛潰退，敵人便乘勢渡過小河西岸，進佔談家宅、孟家角的一部。這時張團長君嵩令他的第一營由孟家角北端前方，第二營由孟家角南端前方，一齊向楊家樓下方面增援反攻，同時第五團第三營奉命歸張團長指揮，已開到孟家角附近；張團長即命該營由孟家角正面

協同第六團第一第二兩營，向前猛衝。旋又加上迫擊砲連，在孟家角附近佔領陣地，向敵方猛烈地射擊，掩護我們的步兵前進。這樣一直激戰至下午二時，才將敵人擊退至小河東岸。第二營克復了楊家樓下，但因為屢次衝鋒，均冒越過敵人猛烈的炮火，傷亡極多；第一營亦克復了孟家角被佔的一部。二時十分以後，為指揮的便利起見，第一團全部便撥歸張團長指揮。

當第六團在進行克復孟家角和楊家樓下時，第五團團長丁榮光在牆前宅，令他的第二營向談家宅正面，第一營連接第二營左翼，向前衝鋒，激戰至二時二十分左右，第三團全部又撥歸丁團長指揮，和敵人肉搏數次，終於在四時半左右，由第二營將談家宅陣地克復。

這時我們的陣線又恢復了嚴密的連絡了：一五五旅各團及五六兩團的陣地，從談家宅、孟家角、楊家樓下至燕毛灣，連成一線。但和敵人的陣地非常接近。張團長和丁團長這時正想在五時左右，全線舉行反攻，企圖克復今早夏家蕩、廣肇山莊原有的陣地，但因為黃旅長命令在原地固守，遂將計劃打銷。

就在這晚上十二時左右，因為中央左翼的陣地，在敵人額數多出我們一倍以上的主力加

緊壓迫之下，開始潰退，全線遂呈動搖之象，遂致向第二道防線總退卻。

六 三月一日

三月一日的上午九時，敵人向我們全線開始總攻後，吳淞方面仍然遭受敵機敵艦的轟炸，不過敵人進攻的焦點是在廟行一帶，吳淞方面不過佯作進擊，以爲牽制之計而已。

十一時左右，接到第五軍部參謀處通報轉到左翼軍指揮官張軍長治中從劉行發來的命令如下：

1. 敵有一部由七丫口登陸，似有擾我側背之企圖。
2. 我四十七師之一部，由黃渡向太石方面前進中。
3. 本軍目的，在使敵立足未穩之前，在劉河口北地區將其撲滅。
4. 宋旅旅長希濂率所部兩團，由現駐地經劉行、羅店向滬河前進。
5. 軍校教導總隊，應固守滬河，并以一部在西壘嚴密警戒，俟宋旅到達後，即歸該旅長指揮。
6. 獨立旅傅團應以一部在楊行北端，並派一小部進駐月浦鎮，向獅子林砲台方向警戒，與我駐在盛家橋教導總隊協同。

二營切取聯絡。

敵人從瀏河登岸以襲取我們的背側，這是我們所極關心防備的，但因為兵力不敷分配的緣故，瀏河方面，這時竟是非常空虛，若敵人大部從瀏河登陸的企圖達到時，我們便沒有法停留在第一道防線上了。

在吳淞方面，敵人的砲火，多半集中在寶山和獅子林之間。至下午四時左右，敵人突用鐵甲小汽船三隻，掩護民船三十餘隻，向寶山城東門進襲，企圖登陸，來勢極為兇猛。這時我們那裏只有上海市民義勇軍二百餘人（槍五十餘）和步兵一排，極力和他們對抗。激戰一小時以後，義勇軍雖然奮勇異常，但火力終較敵人薄弱，形勢漸趨危急。我聞報後，急令第四團第二營調兵一連（欠一排）附機關槍二挺，自動步槍二枝，用汽車趕運至寶山增援，義勇軍亦拚命助戰，終於將敵人擊敗，狼狽退去。

下午八時，奉到左翼軍張軍長電話，着我們準備撤退，並說敵人確已從瀏河登陸。我即轉飭各部隊將所有預備彈藥，米糧，行李，材料等，先用汽車運回嘉定。

在這時候我們的痛楚是不問可知了。吳淞方面的兵力已單薄到無可爲戰的地步——我前面已經說過——守和不守都是一樣的了！

旋接到張軍長九時半發於劉行的命令：

一、奉 總指揮電令，本軍於今晚變換陣地，以備與敵作長期抵抗。

二、本左翼軍應撤至馬陸鎮——嘉定——太倉之線，佔領陣地。

三、八十八師經由馬橋宅——陳家行——廣福南部——馬陸鎮——嘉定之道路，集結於嘉定到邊營，應警戒馬陸鎮。

——嘉定城——朱涇村之線，在翼軍須與右翼軍聯繫。

四、八十七師孫旅附山砲營（欠一連）經由唐橋——劉行鎮——廣福北部——大橋鎮——沈家木橋——嘉定城。

——婁塘鎮之道路，到達後，應警戒朱涇村——婁塘鎮——四竹橋之線，右翼須與八十八師聯繫。

五、八十七師宋旅及教導總隊，經由劉河——陸渡橋向太倉集結，應警戒四竹橋——橫澗橋——太倉城——四洲川。

塘之線，右翼須與孫旅聯繫。

六、獨立旅第一團附山砲連及教導隊總隊第三營，經由楊行鎮——羅店——嘉定——外崗鎮——蓬閣鎮（太倉西

南約六千米突）在蓬閣鎮集結待命。

七、獨立旅第二團，應逐次在劉行鎮、羅店佈置警戒，負有掩護收容本師前線各部隊之任務，俟全部通過羅店後，即經由

嘉定外岡鎮至錢門塘鎮集結待命。

八、七十八師撤後，經由楊行、羅店，嘉定，在嘉定集結，暫歸俞師長指揮。

九、各師撤退時，務須派出有力後衛，作逐次抵抗，其抵抗線如左：

第一抵抗線：馬橋宅——廣橋——劉行。

第二抵抗線：廣福——羅店。

十、各部隊應於本日午后十一時開始撤退，不得私自提早。

上面的命令到後，我即飭各部隊遵命撤退，部署如下：

一、敵以優勢之兵力，向我正面猛攻，另以一部約四五百人，在瀏河登陸，攻我側背。

我軍爲避免與敵決戰，決於本日下午十一時，開始撤退至黃渡、方泰、嘉定、太倉之線，待機轉移攻勢。

我右翼軍沿鐵路撤至黃渡、方泰之線。我左翼軍沿滬太路撤至嘉定、太倉之線。

二、本旅遵命於本晚十一時開始撤退，經楊行、劉行、羅店至嘉定城暫歸八十八師俞師長指揮。

三、撤退之部署如下：

1 第六團第三營及鐵血軍，應於十時半開始撤退。

2 第四團除應派排長一員，率自動步槍四枝，在鐵橋頭陣地，掩護主力撤退外（該排須至十二時後，始可撤退，如敵

來攻，應以猛烈火力，阻其渡河。）所有主力，於十一時開始撤退。

3 寶山上海市民義勇軍，及第四團之第四連，除留排長一員，率兵一班，附自動步槍二枝，在寶山掩護主力撤退外，

（該排長至十二時後，始可撤退）其餘均於十一時撤退。

4 高射砲連統於九時五十分，先行撤退。

5 工兵排，應將沿途橋樑，於我主力撤退後，即破壞之。

四、各種彈藥米糧材料，先用汽車輸送。

五、余在吳淞旅部，十一時乘汽車赴嘉定。

就照看上面的部署，我們的隊伍開始漸次地離開我們一月來奮鬥犧牲拚命守衛的吳淞。在這裏我必須說明的，就是我們在撤退時的意識，一點亦沒有攙雜着戰敗的心理，我們只是認爲戰略上所必要的陣線的變更，如其我們認識這次的撤退爲最後的戰敗，則我可以說我們決不是這樣做的。慷慨赴死，這是我們從戰爭開始時便抱有的態度，我們決不肯於苦戰逾月之後，在一息尚存之前，而對於敵人作退讓之舉。所以這次的撤兵，在事實上，只是一種持久抵抗的表現。

使我們最爲感動的，是有幾位民衆代表，竟至用最誠懇最動人的態度，請求我們保全實力，徐圖後舉。我知道他們在說着這些話時，是血淚交并，悲憤無限的。親愛的同胞，你們對我們的心是無所不至了！你們的悲憤冤抑，無窮的慘痛，我們也是了解的！你們請我們珍重，我們接受了這種美意；我們亦想轉來請你們珍重！國家的艱難，民族陷困厄，是要你們來解脫的，你們的責任比我們的更大，力量比我們的更多。戰敗是我們起初就預料到的，但我們終於合力認真地戰了一次，這就是我們的成功，這就是我們的勝利！在我們和敵人關係的總賬上，這次的戰爭應該歸在勝一方面呢，還是應該歸在敗一方面呢，我們現在還不嘗知道。但我們所知道的是我們已經向勝利途程上走近一步了！這次的撤退，在你們眼裏看來是失望，是可痛，是恥辱，你們的熱情是極真潔的；但是你們的願望卻是太高了！你們希望在中國眼前的情勢，一舉而擊敗強敵，實際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至少至少，恐怕我們亦還要有兩次三次的失敗，來把我們磨勵訓練的！我們的積弱的債是要若干數目的犧牲去抵銷的，而現在我們已經先付了若干了，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去把牠付清就是。所以對以前的事件，我們無須乎悲痛和嘆息，只要我們樹立了堅忍

的意志，勝利決不是別人的！

這天晚上十時，我們的各部隊便開始先後撤退，至第二天早上六時左右，先頭的部隊已到達嘉定城了。俞師長便命令我們在嘉定東門沿北門至城外朱涇村一帶，佔領陣地，構築工事，繼續抗戰。

我這時下各部命令如下：

一、敵有向我追擊模樣。

八十七師在婁塘、朱家橋至太倉一帶，佔領陣地。

八十八師在東門右側沿南門至馬陸鎮一帶，佔領陣地。

二、本旅以協同各師拒止敵人，固守嘉定之目的，決於東門沿北門城基至朱涇村一帶，佔領陣地。

三、各部之配備如次：

- 1 第四團應派兵一連，附機關槍二挺，在登橋鎮佔領前進陣地，掩護主力佈防；其餘由東門沿北門之城基，至朱涇村佔領陣地，構築強固工事，惟北門城外至朱涇村，至少須一營兵力配備之，左翼并須與婁塘之八十七師部隊聯絡。
- 2 第六團第三營及各義勇軍，集結於東門城內為預備隊，并須協同第四團構築工事。

3 八十七師之高射砲二連，歸同處制；八十八師之一連，在城內佔領陣地，担任防空。

4 米糧應準備十天。

5 交通網如另紙，限即日完成之。

6 余在嘉定城內旅部。

關於我們撤退時，還有一個很奇妙的誤傳，報紙都加以記載，而外間亦相信是那樣的：當時第四團有一部分及掩護部隊，因為失了連絡的緣故，走錯道路，誤向瀏河方面前進，隨在那裏和敵人相遇，引起一場意外的激戰，在敵人方面，以為受了我們的暗算，非常慌亂；在我們原不預期作戰，所以亦未作何巨大的企圖；但兩方一直激戰了四個鐘頭。敵人因為出其不意，始終有些怕害，不敢進迫，我們亦因為人數過少，所以終於脫離了敵人而回頭向嘉定退卻，一直至二日下午一時才達到嘉定。後來人們以為我們是故意去和敵人痛打一陣之後，才從容撤走，但實際不是這樣。

三日下午奉師長的命令，開至方泰鎮歸回建制。我們於四日上午六時到達，即在該處佈防。四日下午又奉命開至崑山集中，我們在五日下午六時到達。

七日又奉命開至六涇村，爲軍預備隊。

這幾天內前方仍然有小接觸，敵機亦仍然向我們這邊擲彈，但戰事是可以講到了一段落了。敵人宣稱他們的目的已達，（？）無再向前推進的必要，我們除一面積極準備和迅速補充外，暫時亦沒有大規模反攻的計劃。

以上是我們這一旅作戰情形的報告，雖然想詳細敘述，但仍不免有許多遺漏的；譬如那些有特別戰績的戰士們，便一時來不及倩人敘寫，祇好俟詳細調查之後，再列冊留念。許多民衆代表對我們的贈言訓語，亦不及錄在這裏。有一件事我要特別聲明的是：這篇血戰回憶錄是一篇報告，寫給許多寫信向我們垂詢的朋友和各界同胞的。這裏頭決沒有宣傳的作用，更不想提出什麼主張，只是在有些地方略抒個人的感想，以與同胞們互相勉勵而已。

總計這次戰役中，敵人由我們這一旅所受的損失：在閘北方面，死的約五六百名，傷的約千餘名；在吳淞和蘆藻浜方面，死傷約七八百名；在江灣附近，死傷約三百餘名，合計約二千餘名。此外在閘北爲我們炸燬鐵甲車六架，可惜因爲車身笨重的緣故，不易移動，後來仍給敵人運回去。

飛機一總爲我們擊傷四架，另外還奪獲了好些軍械。我們這邊，在閩北作戰的第五第六兩團，共陣亡官兵一百一十八名，傷一百九十五名；在吳淞方面，第四第五兩團及義勇軍等，共陣亡一百九十五名，傷一百六十八名；在江灣附近方面，第五第六兩團官兵，共陣亡一百五十九名，傷二百零五名，合計共陣亡四百七十二名，傷五百六十八名。

我們所遭逢的敵人，在閩北的是海軍司令鹽澤所轄的海軍陸戰隊，共三千五百人；此外還有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八艘，砲艦三艘，航空母艦一艘，飛機約一百架，鐵甲車十餘架。在吳淞方面的，陸軍是久留米混成旅團長下元熊彌所轄二十四旅，人數約一萬，附海軍陸戰隊的一部分；海軍是鹽澤所率的第一遣外艦隊和野村所率的混合第三艦隊，共約四十餘艘。飛機無定，大概後來敵人在滬作戰的飛機，當在二百架以上。在江灣附近和我們第五第六兩團作戰的，爲植田謙吉所轄第九師團的一部分。

還有一件事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十九路軍撤退之後，牠的心理狀態怎樣呢？因爲退出了戰爭的漩渦而慶幸麼？因爲經過長時間的苦鬪而沮喪麼？因爲損失過重而嘆惜麼？因爲爭鬪失敗

而怨憤麼？！不！十九路軍撤退以後，時時刻刻在準備着更大的戰爭，他們不是怕戰而是怕不戰，不是怕犧牲而是怕沒有犧牲的機會。他們戰後的實力，比戰前更堅厚，精神比戰前更高旺。他們沒有什麼損失，作成了幾千個以身殉國的軍人，這斷斷不能算是損失，這應該說是獲得。他們亦決不會怨憤，因為他們用遠大的眼光，看到將來最終的勝利。

其次，他們亦不嘗因為獲得了民衆的同情和擁護，而覺得驕傲和自滿。民衆的同情擁護祇使他們覺得慚愧，使他們更加警惕，鞭策他們自己向前努力。但這一點的確是他們最大的慰安，最大的快樂，最大的光榮。

願把撤退的通電錄在這裏，作為結束：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報館全國民衆鈞鑒：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衆援助，士兵忠勇，肉薄奮鬪，傷亡枕藉，猶能屢挫敵鋒。日人猝增援兵兩師，而我以運輸艱難，後援不繼。自廿一日起，我軍日有重大死傷，以致傾全力於正面戰線，而日人以一師之衆，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抽調，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

第二防線，從事抵禦。本軍決本彈盡卒盡之旨，不與暴日共戴一天，浴血陳詞，尙祈亮察，蔣光鼐、蔡廷楷、戴載暨全體將士叩冬。

七 以後

滬戰裏面的是非曲直，中國的民衆是了然於心的；不單是中國民衆，國際的人士亦是了然於心的；歐美不必說，就是一部分腦經較爲清楚的日本國民亦還是了然在心的。中國的民衆因爲自身存亡的關係而採取了自衛的立場，國際的人士亦因爲他們本身的利害關係而採取了種種的立場。是非曲直儘管了然於人心，但利害得失才是決定他們行動的標準。所以中國的民衆若想依賴國際的援助而取得自身的解放，這是錯誤的事實上已經一再證明，國際的盟約等於具文，國聯的決議案等於廢紙，但錯處不在盟約和決議案自身，錯處是在於強蠻的破壞者，尤其錯的是中國對於這些盟約和決議案沒有恰如其分的認識。藐視固然錯，過分珍視以至於完全靠恃亦是同樣的錯。中國的問題，只有中國人能解答；中國的艱危，只有中國自身才能挽救；中

國民衆的冤抑，只有中國民衆自己才能洗雪；中國的命運，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中國的民衆，只有從自己的覺悟和奮鬥中，才能獲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中國人應該向世界顯示他們獨立的精神，顯示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顯示他們創造一個新國家的能力。這是我們應當覺悟的第一點。

本來，一個國家而頹敗至於別國敢來肆意壓迫，一再凌辱，這與其說是壓迫者的強蠻，無事說是被壓迫者的卑怯。我們與其激烈地去咒詛日本人，倒不如深刻地來責備自己。我們有着優越的人數，雄厚的資源，爲什麼不能造成一個強健的國家，乃至於無時無刻不在強暴者的襲擊凌辱之中。既被凌辱襲擊矣，爲什麼不能抗戰，爲什麼不能抗戰而勝？既然不能抗戰和抗戰而勝，則我們的國土便只有讓人割奪，我們的同胞便只有任人屠殺！但我們爲什麼又不願意不願意便只有戰，只有戰而勝！難道我們真的要坐在砲火硝烟之中，靜待和平和公理來救援？若說我們眼前力量還不夠，還不能用武力來和強敵相遇旋，這倒是真的；但要有這樣的覺悟就可以，不要等到第二次以至第十次的壓迫來，臨時仍然沒有抵抗的力量準備戰，準備武力的自衛，這才是

有爲的國民所應當做的唯一的救國工作。我們動不動以愛好和平誇示於世界，但我們實在並不愛和平，我們以兇猛的内戰驚震全人類。我們眼前誇說愛和平並不是光榮，而只是表示我們卑怯和長於說謊。愛和平將成爲一種光榮，但那是在我們有了充分的武力可以自衛之後。我們讓外交家在國際的壇上去講，但我們民衆卻應當講如何充實我們的國防，如何建設盛大的軍備至於一班高談世界的公理和人類的正義的，希望用這種正義和公理來拯救中國的危亡，那亦自有他們既高且遠的見地；不過因爲太高太遠了，我們站在地上的人的耳朵是聽不到的。我們願意正視眼前的事實而不願徒作遼遠的幻想。正義和公理亦存在的，但牠們正如一束美麗的香花，在病室裏點綴是很好的，但治不了病。這是我們應當覺悟的第二點。

我願意相信，中國是在一步一步的向上的，惟其如此，所以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亦是一步步的加緊，非把我們抑沈下去不可。我們將奮起自強，使帝國主義者相顧失色呢；還是萎靡不振，讓他們生吞活剝呢？我們決不能仍舊昏憤無知，麻木不仁，企圖糊糊塗塗地再渡過一個世紀，我們確已臨到生死存亡無可假借的時候，但是我敢說，我們始終並未下過救亡圖強的決心，不

們老是雍容自在，好整以暇，任何嚴重的禍難，任何深刻的恥辱，不啻使我們真正覺悟，不啻使我們痛下奮鬥的決心。事變發生時，我們便張皇無措，徒然發出哀音，乞憐求救，不一而足，幾幾乎以受凌辱爲光榮。事變一過去，我們又依舊擺出大國民的態度，依舊過着鴉鳥式的生活。我們不啻下決心，亦不曉得怎樣去下決心。我們的古人曉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我們卻連這個亦不曉得。

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的政府已經一再宣示長期抵抗的決心了。長期抵抗的實現，實在是救國的無二法門。救國的事業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們決不能妄冀以一年半載的努力來振起深沉久積的頹唐，所以我們的抵抗是長期的奮鬥，不斷的奮鬥，上下一致的奮鬥。我們固然希望政府的宣示不至成爲空言，但實行起來，還是在我們民衆。如其我們能因滬戰的激刺而痛下抵抗的決心，滬戰便是我們一劑起死回生的良藥，這是我們應當覺悟的第三點。

滬戰的經驗，是一個積弱的國家所能碰到的最深刻的教訓；這裏面所包含着的意義和所表現出來的事實，是強者對我們亡國滅種的預告，是強者對我們非人類的待遇，是極端的輕蔑和極大的侮辱，至於殘暴和野蠻都在其次。我們是應當有所覺悟了！我們若再沒有澈底的覺悟，

不痛下真正的決心；若再不由這種澈底的覺悟和真正的決心，進而為實際的準備；則事變之來，只有一比一次地嚴重，終於使敵人的輕蔑和侮辱，成為有理由的舉措。我們只有以事實來對抗事實，不要讓人家把事實來擊破我們的空論。

我在前頭說過，我是一個積極的樂觀者，我相信在中日一切爭端的總結賬中，我們將無疑地得到最大最後的勝利。我亦說過，滬戰的失敗，是我們將來成功的開端。我深切地這樣相信着，並且憑着這個信心去奮鬥犧牲。我願和我們愛國的同胞互相盟誓，我們以犧牲奮鬥的精神，共同來創造獨立自由的新中國。



附表 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七日 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死傷表

備考	總計	第六團	第五團	第四團	旅部	部區		戰鬪參加人馬	死	傷	生死不明
						隊號	分				
A 戰鬪參加人員共計官兵四千三百一十五人 B 死官兵三百九十四人 C 生不明官兵一百四十九人 D 負傷官兵五百三十六人 E 表外尚有上海市民義勇軍三百二十人 F 又鐵血團死團員一人傷十五人不列表內 團二百五十三人	320	117	94	89	20	軍官	准尉				
	3995	952	1444	1536	63	士兵	馬匹				
	26	10	6	5	5	軍官	准尉				
	15	8	4	3		士兵	馬匹				
	379	175	69	135		軍官	准尉				
	9	5	1	3		士兵	馬匹				
	30	16	6	7	1	軍官	准尉				
	536	274	148	114		士兵	馬匹				
	1	1				軍官	准尉				
	1			1		士兵	馬匹				
	148	78	40	34		軍官	准尉				
						士兵	馬匹				

附表 二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武器彈藥損耗表

第五團	第四團	旅部	隊分		區	種類
			號	分		
82753	76192	500	槍	步	彈	消
12395	16988		槍	步動自		
7042	4875		槍	亮駁		
1370	2350		槍	關機輕		
48950	37680		槍	關機		
204	841	6	砲	兵步		
1186	1395		彈	榴手		
	140		槍	手尺曲		
			槍	手架礮		
			刀	刺		
86	15		彈	霧烟	藥	耗
2132		800	槍	關機手		
68	39	1	槍	步		
			槍	步動自		
4			槍	亮駁		
			槍	關機輕		
1			槍	關機		
			砲	兵步		
			彈	榴手		
			槍	手尺曲		
			槍	手架礮		
102	92		刀	刺	器	損
72			具	器作工		
	63800		槍	步		
	5520		槍	步動自		
			槍	亮駁		
			槍	關機輕		
			槍	關機		
			砲	兵步		
			彈	榴手		
			槍	手尺曲		
			槍	手架礮		
			刀	刺	藥	失
	30		彈	霧烟		

來源血戰回憶錄

跋

夫國家之強弱，所肇端者綦繁，所影響者至鉅，而要不能不求之於武備。蓋武備之跡，垂竹帛者，固在戰役；而武備精詣之所寄，則正求諸內心。蓋惟國人富有民族之精神，愛國之思想，而又深之以學養者，言治軍始有法度，言戰役始克制勝。非常之事，以屬諸非常之人。吾儕研治史乘，景仰前徽，凡可歌可泣爲國家之砥柱，振民族於垂危者，攬其遺事，莫不振奮於千載之下。乃自世會今昔，曩哲不作，苦於銷沈者，亦復歷有年所矣！

溯自客年九一八之役，中宵變起，不崇朝而屏藩盡失，疆土易幟。運籌帷幄者，徒事從容，職領師干者，未及固拒；國人痛心疾首，冀有以一擊而未獲其機緣，坐使世界人士，羣相驚異，敵焰益張，事機益迫。蓋信由乎此，雖亡國可立而待，即亡種亦正計日以俟也！國家爲民族之所托命，國家危急，即民族表示其精神之時。乃徒有呼號，不聞勵秣，負其使命者，固無所迫於責任之間。即民族爭

存，亦豈容膜視於一息之際？卒也，戰雲益惡，浸浸自東北而及於東南。一二八之夕，以上海爲中外具瞻之地，亦不恤於一逞。當是時也，苟再無民族之英雄，充愛國之思潮，盡責任之所及，則傳檄而定，不堪設想之結局，亦是在意計之中。乃十九路軍振臂一呼，雲合響應，浴血應戰，固其金甌。於是全國人士，亦復箠食以從，率心效死。戰至經月，寰宇爲之震撼，敵勢於以少挫。及於斡旋，始復行成。而十九路軍之以戰於淞滬者，戰強敵，以存上海者，存國家，其豐功偉蹟，視諸前烈，何以遽讓？蓋中國之苦無抵抗於外族者已久，迨至今而轉移風會，亦庶幾不謂秦之無人矣。

淞滬戰史，詳於報章，垂諸汗簡，無俟贅辭。乃騰輝旅長於事平之後，復以當日所涉歷者，一一筆之於書，凡數萬言，題曰淞滬血戰回憶錄，以申報月刊甫經刊行，流播甚廣，於是屬爲刊布。報紙屬史家隸乙部，方其血戰之際，國人固盡其智能以欣佇厥功矣。茲者復以別梓見屬，此適私心所竊願，爰付手民，單行問世。讀者亦固且由此以進窺當日戰爭之跡象，謀劃之周詳，而民族精神之勃然湧現於行間字裏，國家不亡之維於苞桑，所謂頑夫廉懦夫立者，將於是有乎觀。國人更且循是以作愛國之思，以圖抵抗之計，則此書之出，固不僅爲淞滬血戰之信史，而且張我方輿之勢，以圖

與邦於憂患之間，開其先河，作其民氣，胥且由是覘之矣。

申報不敏，從事者六十年，日日思進步，以求鑿於國人。近茲月刊之發行，年鑑之編纂，即欲盡日報之所不能盡，而自冀於有統系之信史，其尤有不能盡者，分別輯爲叢書。竭同人之心力，以應世界之環境。維日方新，讀者固已鑒其微情矣。今者幸得回憶錄別梓以行，卽列之爲叢書第一種。竊冀此後國運之日隆，武備之整飭，將以此役爲轉移，而申報之以月刊及叢書與世人相見者，亦惟以民族之精神，愛國之思想相淬勵，則同人所孜孜以求者，亦或終有圖成之日，欲以此爲嚆矢焉。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松江史量才謹跋